

RCEP 的迷思：論區域整合對台灣的衝擊

林欽明

淡江大學退休助理教授

113922@mail.tku.edu.tw

通訊地址：台北市中山區 10491 長安東路二段 170 號四樓

摘要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是東亞區域整合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結合中日韓、紐澳及印度分別與東協訂定的東協加一協定而成，也意圖鞏固區域產業供應鏈。不過，不論是區域整合本身或是區域供應鏈，真地對區域各國那麼有利嗎？尤其是台灣，為區域最早興起之東亞四小龍之一，多年來積極參與區域生產網絡，雖然使許多企業獲利良多，但也使得國內勞工的實質工資停滯不前，加上貿易條件的逐年惡化，也凸顯國內產業技術短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禁要懷疑，不論是 RCEP 或其他區域整合行動，也許只是一個迷思？英國脫歐的公投是一個值得吾人三思的發展，也許我們需要嚴肅檢討今天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在危機，這對台灣以至於整個區域的未來，都具有著重要的意涵。本文從生產製程分割所形成的全球貿易與投資型態出發，探討跨國企業透過 RCEP 及其他區域生產佈局策略，對台灣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一來希望能澄清國內各界對 RCEP 及其他區域整合行動的迷思，二來也希望能點出台灣目前產業發展的困境，以供後續研究的參酌。

文稿類型：研究論文

關鍵詞：RCEP、區域整合、生產製程分割、區域產業供應鏈、人力發展

Myth of RCEP: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Taiwan

Chin-Ming Lin

Faculty Emeritus

113922@mail.tku.edu.tw

Abstract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combining several ASEAN-Plus-One agreements with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presumably, India which intende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However, i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er se* or regional supply chain really so beneficial to countries in the area? Over the years Taiwa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emerging East Asian tigers,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which had benefited to its businesses tremendously, but also revealed a crucial problem of skill shortages in industries within the country as we had witnessed a stall in real wages of domestic labors as well as deterioration of its terms of trade. We, therefore, cannot help to wonder if the RCEP or other regional integration schemes are just some myths. Maybe we should seriously reexamine the potential crisis in nowadays capitalism, as exposed in Brexit for an apparent example, which could be of prominently harmful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aiwan or even the whole regi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caused by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how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through RCEP and other regional production division strategies, have brought impacts and influences on Taiwan. It is meant to clarify a popular myth imbued in RCEP and other regional integration schemes on one hand, and to point out crucial conundrum in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so as to provide some foods for thought for further studies.

Category: Research Paper

Keywords: RCEP,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regional supply chain, human development.

區域整合是今天全球經濟的主要趨勢，尤其以東協為中心與中日韓和紐澳、印度所簽訂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接著再發展出所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讓東亞區域不甘人後也加入此全球潮流。而區域整合裡關鍵的區域產業供應鏈，則以歐盟之共同農、工、商業政策為始作俑並為世界其他地區所仿效者，也是今天跨國企業(MNEs)在全球布局的重要策略，當然也成為各國在產業發展以及對外貿易與投資政策裡的專注焦點。Jagdish Bhagwati 就曾經對這樣發展提出義大利麵碗(spaghetti bowl)的比喻，指出各個區域內以至於跨區域間多得令人眼花撩亂的自由貿易協定，就像麵碗裡的麵條一樣，相互交雜，也可能彼此抵消，是一種浪費精力，甚至可能是得不償失的作法。¹不過，世界各國還是樂此不疲，而國內各界更因參與機會不多，加上藍綠政治的對立，故常對這些協定過度解讀，甚而發出對無緣參與的懊嘆。

最近英國脫歐的公投，則不只對歐盟是當頭棒喝，更是對我們所發出一記警鐘。各界對此事件的解讀不一，不過它很明顯反映出英國人民對以歐盟模式為主區域整合態勢所呈現的反感與不安。為什麼英國人會對頗為各界稱譽的歐盟整合模式喝倒采呢？除了慶幸因未加入貨幣聯盟(歐元區)而逃過 2008 年起始的歐元危機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深入探究的原因呢？而它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整合行動又帶來甚麼樣的殷鑑呢？尤其對瀰漫於國內的 RCEP 迷思又有何借鏡呢？有人對台灣的無緣加入 RCEP 而喪失了進一步融入區域供應鏈的機會，感到極端懊喪。只不過，台灣企業基於多年來在歐美以至於中日韓跨國企業在區域所布置的供應鏈裡折衝縱橫，真地就無法因應 RCEP 對區域供應鏈所做的調整嗎？而且，參與區域產業供應鏈真地有那麼必要嗎？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嗎？在對我國人力發展的衝擊上，尤其鑑於我國近一、二十年來勞工實質薪資停滯不前的情形，是不是有該檢討的地方呢？

跨國企業將投資分布在區域各國，並藉由區域產業供應鏈取得最大的資本利得，是今天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特徵。誠如 Prabhat Patnaik 所言，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並不只是因為冠狀病毒的流行所帶來經濟的萎縮和失業的增加，而是早在病毒流行之前就已潛在了。除了因各國國內以及全球生產剩餘的大幅上升而致經濟成長逐漸趨緩之外，主要還是因為今天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運作，使得實質工資停滯不前，從而致使整體消費需求以至於總需求水準的下降。²這是本文所要著眼的地方，也就是從生產製程分割所導致之今天區域貿易與投資的型態，來檢視像是 RCEP 這樣的東亞區域整合行動對台灣所造成的衝

¹ Jagdish N. Bhagwati,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nne O. Krueger,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AEI Press, 1995), pp. 1-18; 另見 Richard Baldwin, "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3(3) (February 2008), pp. 449-78.

² Prabhat Patnaik, "The Protracted Crisis of Capitalism," *IDEAs*, August 31, 2020 (<https://www.net-workideas.org/news-analysis/2020/08/the-protracted-crisis-of-capitalism/>).

擊。並藉由檢討英國脫歐以及墨西哥參與北美經濟整合所產生的困境，來勾勒出台灣的可能因應之道。台灣過去四十年來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從最高的接近 170 點下降到今天的 90 左右(見本文)，這有甚麼樣的意涵呢？文中將藉由有關台灣出口產品品質的研究，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EF)對台灣競爭力的評比，特別是針對人力技術的項目，來解析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所產生的困擾。

生產製程分割對貿易型態的影響

生產製程的分割(fragmentation)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幾十年來已深深影響到全球產業的發展，也明顯改變了國際投資與貿易的型態。它一方面可歸因於科技的發展，讓許多產品零組件的品質更為精進，生產更為專業化，也因而促成產品的多樣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電子晶片的研發與進展，不只使得資訊計算速度呈現倍速的成長，更開發出各種不同的新功能，電腦、手機生產者通常不用行研發、製造其所需的晶片，只要從專業生產者購入再加以組裝即可。³

這種因生產製程分割所導致之零組件的更專業化與產品的多樣化，也改變了今天國際貿易的型態。傳統 Heckscher-Ohlin 的以資源稟賦的差異所造成之比較利益，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可能必須加以修正。發展程度較低國家也許缺乏資本以至於技術，不過只要外國投資者願意到當地投資生產，亦可大規模生產許多高科技的零組件，並出口到其他國家，甚至是高度發展國家。它的出口優勢，主要是因跨國企業資本的挹注，加上量產所達成的規模經濟，而得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輸出高加值的零組件。

當跨國企業把產品生產製程分割，並把不同細小部門配置到不同的國家以生產，然後透過這些國家之間的相互貿易，把零組件進一步加工而致組裝成最終產品，這樣即產生出許多新的貿易。我們稱這樣的貿易為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與傳統李嘉圖(Ricardo)在解釋貿易比較利益時所引用的例子，英國出口紡織品以交換葡萄牙出口的紅酒，亦即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有所不同。今天，全球的貿易約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產業內貿易。⁴而且，從以上描述亦可了解，這些產業內貿易大部分是因為跨國直接投資而來。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國際投資的話，那麼今天國際間的貿易量可能會減少了百分之七、八十。這也正是若干學者所稱之的「貿易與投資的交結」(trade-investment nexus)，⁵尤其是在 1980 年代中期之後明顯成長，也就是在台灣、南

³ 譬如見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Introduction", in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eds.),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6.

⁴ 最早提及產業內貿易的書為 Herbert G. Grubel,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Wiley, 1975).

⁵ Peter C.Y. Chow, "Trade-Investment Nexus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Chapter 7 in Peter C.Y. Chow,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Cheltenham, UK:

韓等亞洲四小龍開始發展技術密集產業，並成功地發展出口導向模式之時。⁶

貿易與投資的交結亦產生了大幅的企業內貿易 (intra-firm trade)，也就是母公司與分、子公司以及分、子公司之間的相互貿易，主要發生在跨國企業(MNCs)。當然我們也可發現，大量的貿易是發生在跨國企業之間(intra-corporate trade)，尤其是零組件，更是跨國企業之間主要的貿易項目。企業內貿易的資料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因為目前只有這兩國會對其所屬企業做詳細的訪調，蒐集企業內貿易的資料。⁷企業內貿易結構從 1980 年至今都相當穩定，根據 UNCTAD 1993 年資料，約佔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一，以及跨國企業貿易的二分之一。⁸以出口至美國的企業內貿易來說，大部分是從美國企業在海外子公司輸出至美國母公司，低度開發國家的企業內貿易比例較低，而 OECD 國家的比例通常都在平均值之上。2000 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企業內貿易則只佔 18%。⁹

大量的國際貿易是發生在同一企業內部，表示雖稱之為「國際」貿易，但實際上為「國民」之間的貿易，也就是美國企業與美國企業、日本企業與日本企業之間的貿易佔了極大比重的國際貿易。那麼，台灣的企業內貿易比重是高或低呢？雖然缺乏直接官方調查資料，但從台灣歷史上與美日跨國投資的密切關係來看，其比例應該是不低。而且從林彩梅與賴琲淳的問卷調查研究，我們亦可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所產生的企業內貿易比例應該是很高的。¹⁰同樣地，台灣對東協等其他國家的跨國投資所產生的企業內貿易，比重應該也不低。這是因為台灣企業原來在國內生產時就有群聚的現象，經常採取企業聯盟的策略，也就是傾向於與聯盟夥伴企業從事交易，這也建立了日後當他們紛紛赴國外投資時，也持續著這種關係企業間貿易的基礎。台商的「出走」，或轉移投資目的地，很多其實是因海外客戶的要求，將生產基地外移，主要當然是基於生產成本的考量。投資生產地點雖然改變，但原來的策略聯盟關係仍不變，加上若進行企業內貿易，可將交易成本內部化，亦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達到全球布局的最佳成效。¹¹

Edward Elgar, 2012).

⁶ Anthony Bende-Nabende *et 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DI, Output and the Spillover Variables: Co-integration and VAR Analyses for APEC, 1965-1999,"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 10 (2003), pp. 165-72.

⁷ 見 Andrew B. Bernard *et al.*, "Intra-Firm Trade and Product Contractibility (Long Version)", NBER Working Paper 15881 (April 2010); Maha Liviu *et al.*, "Intra-Firm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Rivista Economica*, No. 3 (50), Vol. 1/2010, pp. 311-16. 另見任耀廷、林欽明，《日本服務貿易統計之研究：FATS 之統計分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07 年 1 月)。

⁸ N.A. Phelps and J. Al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eaford, UK: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d.), p. 14; 轉引自 Maha *et al.*, "Intra-Firm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p. 313.

⁹ Bernard *et al.*, "Intra-Firm Trade and Product Contractibility", p. 5.

¹⁰ 林彩梅、賴琲淳，〈企業內貿易效果與貿易總額之關係兼論關稅之干擾效果—以台灣與大陸為實例研究〉，《多國企業管理評論》，12(2) (2018/09/01)，頁 147-73。

¹¹ 譬如見徐遵慈，〈台商投資布局新趨勢〉，《產業雜誌》(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民 108 年 5 月)(<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805-590-2>, 2020 年 3 月 10 日

這種「名為國際、實為國民」貿易的現象，是近代雙邊貿易談判極為重要的議題。譬如美國與日本在 1980 年代所發生的貿易爭議，就是圍繞在此現象上。美國抱怨日本不願購買美國企業所生產而品質不亞於日本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像是日本人寧願買富士攝影底片也不願買柯達的膠卷，是對美國產品的歧視。日本人的偏好購買日本車，也讓美日汽車貿易的進出口不平衡更加嚴峻，這些都可歸因於捨國際而重國內貿易的現象。又如美國的波音公司在掌控國內與國際空運市場的美國航空公司之支持下，穩穩地在全球飛機生產的寡佔市場立於不爭之地。像是台灣這樣的蕞爾小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跨國投資，起而倣效美日的做法而將貿易對象集中於本國企業乃至企業本身，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個因生產製程分割所造成的現象，就是所謂全球勞工市場(global labor market)概念的興起。簡言之，各國的大部勞工並不是受雇於從事國內的生產，不管是受雇於國內或外國企業，而是受雇於從事全球生產。這牽涉到資本主義本質的爭議，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生，究竟是因資本投入於生產活動，或是將資本投入於產品的配銷而來。傳統的關於資本主義興起的論說，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是基於所謂歐洲中心(Eurocentric)的論點，也就是因歐洲所發始的工業革命，透過西方資本金融市場的發展，將資本集中於使用工業技術以進行生產活動，因而出現資本主義。

到了晚近，另一種論述則逐漸成形。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見得一定是最先出現於西歐，假如它的出現是因為金融市場或工具的發展，那麼東方的商人也是很早就善於使用各種形式的資本，促使商品在不同地區之間互通有無。這也是一種資本主義，它的重心則不在產品的生產，而是在於產品的流通(circulation)。尤其是近代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與印度的興起，有些人開始質疑這兩國的發展型態是遵循西方資本主義之途徑的論點，轉而主張他們實際上有著自己獨特的資本主義，而且是以分配與銷售為重心的模式。¹²

中國之為世界工廠之地位的成形，讓人不禁想到，它廣大的人力並不能光只視為其國內勞工市場的一員，而應該是全球勞工市場很重要的一部份。Romer 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奠定了知識經濟的基礎--知識與技術是內嵌(embedded)於一個人，不管該內嵌技術的勞工到哪裡從事生產發揮工作成效，將不再受限於其工作場所的外在技術，像是她/他所操作的機器，而主要是因其內生的知識/技術之故。¹³只不過，這種內生的知識，不應侷限於國內的生

擷取)。

¹² Andrew B. Liu,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The Historiographie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South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 (November 2019), pp. 767-88.

¹³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October 1986), pp. 1002-37; Paul M. Romer,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產活動，而是被用於全球的生產。也就是說，因產品之分配與銷售目的地的不同，勞工所具之特定技術，則被運用於滿足全球不同地區之市場需求的生產活動，包括在日本、中國、南韓、香港和台灣裡的家庭和彈性生產模式。¹⁴

這牽涉到我們如何看待勞工。傳統的生產理論，往往假定勞工為同質，身為生產投入之一，投入越多的勞工，就會獲得更多的產出。而基於報酬遞減定律，在其他生產投入(像是資本)不變的情況下，投入越多的勞工，其邊際產出即會越小。反之，許多人力發展學者則持不同看法，他們將勞工視為另類的資本—人力資本，如內生成長理論所示，隱含技術的勞工彼此為異質的。從事不同產業生產的勞具有特定產業的技術能力(industry-specific skills)，她/他在其工作已久的產業裡之生產力，會比在較不熟悉或新轉換的產業裡的生產力為高。¹⁵當里昂鐵夫(Wassily Leontief)於 1953 年嘗試測驗 Heckscher-Ohlin 的正確性時，發現美國這個全球資本最豐富的國家，卻輸出比其進口相對多的勞力密集產品，於是出現了里昂鐵夫悖論(Leontief paradox)。¹⁶Robert E. Baldwin 用 1962 年的貿易資料重做里昂鐵夫的研究，也發現一樣的結果。¹⁷有人指出這並不為奇，因為只要我們將勞工視為異質的人力資本，那麼美國會輸出許多特定技術人力密集的產品，是理所當然的事。¹⁸

我們如果對照 1950-60 年代的美國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就會發現前述「全球勞工市場」論述的若干癥結。美國和中國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經濟大國的特色是他們甚麼產業都發展，因為他們有足夠的人力以培養特定產業技術，這也正符合全球勞工市場說的假設，也就是其勞工都是受雇以從事生產供應全球市場。美國在生產製程分割現象並不顯著之時(約為 1980 年代之前)，她還是可以從事每種產品的研發與生產細項，並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國則得利於生產製程的更加細分，透過區域各國的生產分工，集合這些生產成果成為許多產品以輸出至世界各地。這我們在下節將進一步詳述，現在先讓我們描述另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服務貿易。

我們前面似乎集中在討論貨品的生產，其貿易我們稱為有形貿易，因為它所進行的貿易標的物是我們看得到的各種產品(goods)。不過，如要讓這些有形產品

Perspectives, 8(1) (Winter 1994), pp. 3-22.

¹⁴ Kaoru Sugihara, "The Second Noel Butlin Lecture: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2) (2007), pp. 121-54.

¹⁵ 譬如見 Lori G. Kletzer, "The Role of Sector-Specific Skills in Post Displacement Earning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35 (October 1996), pp. 473-90.

¹⁶ Wassily Leontief,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 The American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7(4) (1953), pp. 332-49.

¹⁷ Robert E. Baldwin, "Determinants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U.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1) (1971), pp. 126-46.

¹⁸ 譬如見 Paul Krugman,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0(1) (2000), 51-71.

能順利地出口到國外，則需要服務業的幫忙。我們通常稱這些協助產品出口的服務為生產者服務(**producer services**)，包括金融、運輸、通訊、法律、工程等等服務，都是讓產品生產以及貿易活動得以順利進展者。而且，這節所談到的生產製程的分割也適用於服務業，甚至可比有形產品做更細的分割。譬如，世界各國都紛紛訂定產業相關的標準，像是 ISO 的標準就為許多國家政府所採用，而每一產業的製程分割細項都可以有其特定的標準，就可想見服務提供項目的分割可以到多麼繁複的地步了。

今天，從事服務的受雇人口在許多國家都超過總勞動人口的 70%，尤其是其中從事生產者服務的勞工，是支持一國乃至全球經濟的關鍵人力資本。雖然生產製程的分割也發生在服務，但是前述關於有形產品的專業生產和規模經濟也許需要做一些修正。服務的提供要獲得極大成效，並不見得需要很大的規模，而是需要群聚，也就是把與生產相關的服務業聚在一起，最好的地方就是都市。這樣的群聚，就會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而使得報酬遞增，然後把工業區設在都市周邊，產生所謂的延伸都會區(**extended urban area**)，即可與產品的專業生產和規模經濟相輔相成，達到降低成本與擴大出口的目的。

如此，我們即看到了另一個重要的貿易型態，那就是貿易主要發生在都市與都市之間，這就是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所要呈現的。¹⁹所以，我們所謂的國際(**international**)貿易，正確地說，應該是市際(**inter-city**)貿易，上海與台北、深圳與香港之間的貿易，等等。這從中國、台灣或香港的貿易統計裡看不出來，因為這些資料呈現的是「國際」貿易，而非「市際」貿易。我們也許會看到不同國家的城市之間簽訂了雙邊協定，不過關於貿易的協定，主要還是必須仰賴國家政府來協商與訂定，這是我們在下節探討區域整合時需要進一步釐清的。

區域化與區域主義

從上一節所提及的生產製程分割、產業內貿易、企業內貿易以及市際貿易，我們應該可以較能明瞭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意義了。當跨國企業把分割的不同製程分布於一區域不同國家做專業與大規模生產，區域供應鏈(**supply chains**)因而成形。為因應區域供應鏈而產生的投資與貿易之大幅勃興，即所謂區域化。有人指出此區域化是一區域為減輕全球化衝擊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以避免全球化對區域就業、工資、物價、資源維護與取得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是一面的說法，而另一面的說法則是，區域化是促進區域內、以至於對其他區域之貿

¹⁹ Paul Krugman,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Paul Krugma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pril 16, 2010).

易，以達到提升所得成長和發展程度的重要目的。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再提出幾個概念。首先是可貿易財(**tradable**)，顧名思義當然是指被出口或進口的產品或服務。傳統上，我們會把所有產品或服務分為貿易財與不可貿易財(**non-tradable**)，可貿易財是因國外對其有需求，因而生產以出口至國外，或因國內有需求但卻不生產或無法生產，而從國外進口的產品或服務。大部分的產品或服務，只要能在國內交易的話，應該也都能進行跨國交易，所以都可稱為可貿易財。不過，有些生產者所製造的產品是專為國內市場所生產，譬如日本的傳統木屐、和服、榻榻米，或因體積太大、容易腐爛，像是整顆的樹以及許多蔬菜，或是地方特色極濃、國外不會有需要，像是我國原住民的小米酒、特定節慶所需要的圖騰、裝飾品。而像過去許多偏遠與極度落後的國家，除了少數像是蔗糖、棉花等經濟作物外，基於運輸成本過高或資源短缺等因素，他們大部份的產品都很難出口，所以都可視為不可貿易財。

不過，從上節的討論我們發現，隨著生產製程的細部分割，很多過去視為不可貿易的今天都變成可貿易了，差別只在於其可貿易的程度。這個可貿易度(**tradability**)是一種機率，而且因產業部門的導向以及進行貿易對象的不同而改變。²⁰某一特定地區所生產的特定產品，其可貿易度除了取決於比較優勢(成本、品質等)之外，主要則視國外市場的需求以及貿易開放度而定，市場需求越大、貿易障礙越小，其可貿易度即越高。從本節的角度來說，區域化就是為了增進區域內各國產品或服務的可貿易度。當跨國企業轉移技術至一區域的各個特定生產點，結合區域內的供應鏈，以大規模的專業生產建立了比較優勢，即可依上節提及的投資貿易之交結，促進區域貿易的蓬勃發展。

區域化是今天全球化之下的普遍趨勢，也在各區域出現了各種的區域合作組織。在亞太區域就有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PECC)、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組織(PBEC)、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PEC)等組織，結合企業、學界以及政府等成員，讓區域化的程序之進展更為順暢與快速。我們通常稱區域化以及附屬出現的區域合作論壇等為非正式區域整合，它的最終目的則是要促成正式的區域整合，即稱為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區域化與區域主義這兩個名詞當然有其受爭議之處，不過因已為大部分人所接受，我們也不必深究。區域主義之為正式的整合，就是要成立以區域各國政府為成員的正式協定或組織，達到提升各成員之產品或服務之可貿易性的目的。

如果我們將貿易視為提升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手段，那麼簽署區域貿易協定以

²⁰ Alexandra Bykova and Roman Stöllinger, "Tradability Index: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for the Tradability of Output," wiiw Statistical Report No. 6 (January 2017).

促進協定成員國之間貿易的成長，當然是一個不爭的善策。傳統上認為貿易協定會產生兩種效果：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和貿易移轉(trade diversion)效果。前者是因為降低了貿易障礙增進各成員國產品或服務的可貿易性，貿易協定因而創造了協定成員之間更多的貿易；而後者則是原來在某非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因協定而轉移至成員國之間。這兩種效果對成員國都有利，因為他們都可以更低的價格從其他成員國進口更多的產品，相對而言，這對遭受貿易移轉衝擊的非成員國，就較不利。這最初是由加拿大經濟學者 Jacob Viner 針對關稅同盟所提出，並受到普遍的討論。²¹今天大部分針對貿易協定所做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擬研究，都是從這兩個效果來著手。貿易創造或貿易移轉都是可貿易性的轉變，指出了貿易協定所導致貿易方向的變動。貿易協定會使得協定成員之間的貿易量增加，而成員與非成員之間的貿易量會減少，這應是無庸置疑的。只是，我們會問的是，這種貿易方向與貿易量的轉變，其效果究竟有多大。讓我們以上一節的所舉出的幾個現象，來做討論。

如前所述，區域化是生產製程分割所造成的趨勢，從建立更完整的區域供應鏈，以獲得全球化更大的利益。在這個非正式區域整合的過程裡，我們看到了更蓬勃的產業內貿易，跨國企業在不同國家分散投資，透過專業生產與規模經濟而取得更大之區域內分工的效果。這種區域分工及相互貿易的提升很多都是在企業內部完成，也就是產生了更多的企業內貿易。而區域供應鏈要達成最大的成效，則需要生產者服務的協助，地主國的服務業固然重要，不過若能開放更多外國服務業者進入，對供應鏈無疑是很重要的強心劑。²² 如果這些條件都完備的話，那麼區域化確實能大幅提升各國產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

現在，各區域從非正式整合的區域化紛紛推展正式整合的區域主義，都在協商貿易協定或其他經濟合作協定。這區域主義最成功的例子，當然非歐洲聯盟莫屬了。歐盟不只是一個單一市場，更有共同農業政策、共同工業和共同商業政策，也就是透過成員國在共同產業內的分工合作，不只推動區域內貿易的進展，更促進了區域產業的蓬勃發展。這樣的發展，應該也是其他區域正式整合想要達成的。只不過，從歐盟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其他區域的整合程度都相當不足，有待大幅進步。²³當然，我們還是要先問，歐盟是其他區域整合的典

²¹ Jacob Viner,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Bela Balassa,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European Common Market," *The Economic Journal*, 77(305) (1967), pp. 1-21.

²² 在我過去跟許多對外投資的台商之座談裡，大部與會者都強調在地主國之台灣銀行的重要，因為若無這些銀行，他們很難從當地其他銀行獲得融資，而往往必須向國內銀行籌集資金。

²³ 關於東協，可見 Apirat Petchsiri, Alfred Kellerman, Charit Tingsabadh and Pornsan Watananguhn, eds., *Strengthening ASEAN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EU's Rule of Law*.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s Interdisciplinary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MC Asser Institute of the Netherlands, 2001); 而關於南錐共同體，則可見林欽明，〈都是 CAP 惹的禍？探討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協商自由貿易協定的困境〉，發表於歐盟對外經貿協定與談判策略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 年 6 月 10-11 日)。

範嗎？其他區域難道就不能發展出其他的模式嗎？同時，這些區域協定究竟能發揮多大的成效呢？

關於歐盟模式是否為一值得效法的典範，我們留待下節討論。我們先就東亞區域的貿易協定，也就是針對 RCEP 的模式，及其可能發揮的成效做一討論。²⁴如前所述，當前東亞區域的貿易協商主要是希望能更加提升區域供應鏈的功效，讓供應鏈各環節之間的交流更為順暢，以促進跨國企業在區域生產分工佈局的成效。RCEP 所舉出的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的說法，實含有甚多的玄機。²⁵所謂東協中心性指的是以東協為領導中心，因為 RCEP 是結合六個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ASEAN+1 FTAs)所形成，以東協為領導中心是名正言順的做法。不過，名歸名、實歸實，東協在實際上真能作為 RCEP 的領導中心嗎？我們前面提到的企業內貿易、國民間貿易，以至於市際貿易相對重要性，基於中日韓三國企業在東協地區的主導的地位，以及東協區域內貿易比例的相對不高，²⁶東協中心性實質上只能算是一種方便性的作法。²⁷

中日韓跨國企業不只在東協，乃至於整個東亞區域的主導地位，更影響到區域貿易協定的有效性。以原產地法則(ROO)這個關係貿易協定之實質成效的議題來說，在東協加一的協商階段就發生了很多困難。所謂原產地法則是要界定，在特定國家的加值佔產品總出口值多少比例才能視為原產於該國，也才能適用關稅的減讓。從中日韓跨國企業的立場來說，他們會希望將此原產地比例訂得極低，這樣他們大部分配置在東協地區生產出口至區域其他成員國的產品，即使加工比例極低，也都可享受關稅減讓的待遇。反之，對東協各地主國來說，他們會希望將原產地比例提高，這樣跨國企業為了獲得關稅減讓之利，就必須將在地主國投資生產的加值比重提升，也才能讓地主國獲得高加值出口對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正面利益。

雖然說 RCEP 因是結合數個東協加一協定而成，可減少所謂義大利麵碗(spaghetti bowl)效應的發生，但在原產地法則的協商上究竟能減少多少困難，還是值得懷疑的。所謂義大利麵碗的困境，是在若干區域裡多個貿易協定相互交

²⁴ 這裡我們不涉入技術細節，因為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們主要是在做觀念的澄清。

²⁵ 見 M. Caballero-Anthony, "Understanding ASEAN's Centrality: Bases and Prospects in an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27(4) (2014), pp. 563-84; S.S. Tan, "Rethinking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of East Asi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2(3) (2017), pp. 721-40.

²⁶ 東協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比例約為 23%和 17%，見"ASEAN seeks to boost intra-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SEAN Secretariat News, 10 January 2020 (<https://asean.org/asean-seeks-boost-intra-regional-trade-investment/>, 2020/3/15 擷取)。

²⁷ 有關東協中心性的討論甚多，除了前述 Caballero-Anthony 和 Tan 之外，其他另見 Yoshifumi Fukunaga and Ikumo Isono, "Taking ASEAN+1 FTAs towards the RCEP: A Mapping Study," ERIA Discussion Paper ERIA-DP-2013-02 (January 2013); Amitav Acharya,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9(2) (January 2017), pp. 273-79 等等。

雜的情況下，每一企業想要了解甚麼才是最優惠的貿易協定方案(譬如關於關稅稅率、原產地法則、服務與投資的限制和保護標準)往往必須付出學習成本，而且為了符合多個貿易協定不同的要求(譬如原產地比例以及相互認證標準等)也要付出代價。²⁸實際上，東協各國如果為了吸引跨國企業的投資，過於計較原產地比例高低的話，反而可能因小而失大，所以在原產地法則上還是會不了了之。這也就讓我們不禁要對區域貿易協定之有效性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而所謂原產地法則，顧名思義就是要反映上節提到的國民間貿易。如果我們將自由貿易區視為如同一個國家一樣，那麼貿易區內的貿易就是一種國民間的貿易，這是 RCEP 最終的目的。對東協各國來說，他們原則上當然是很希望有朝一日能達到這個目標。可是就中日韓等國來說，東亞區域內的貿易絕不等同於國民間貿易，只有中國人與中國人、日本人與日本人、韓國人與韓國人之間的貿易，對他們而言才是真正的國民間貿易。台灣許多人想要加入這個協定，不也是想要成為此一「家族」的成員之一，與各成員進行國民間貿易嗎？而中國在 2018 年所公布的「惠台 31 條」(見下)，就已經很明顯地告訴你，不必冀望 RCEP 的國民間貿易了，我只要給你國民待遇，你不就可以參與到中國的國民間貿易了嗎？

另外，RCEP 也想要擴展企業內貿易。東協一直在積極發展區域內的跨國企業，他們宣稱東協所有的大型企業都是跨國企業，因為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這些企業本來就不將其營運範圍侷限於一個國家之內。像是泰國的正大集團(Charoen Pokphand Group)、馬來西亞的雲頂集團(Genting)、新加坡的豐隆金融(Hong Leong)、菲律賓的生力集團(San Miguel Corp.)、泰國的皇象水泥(Siam Cement)等等，都是東南亞歷史悠久的家族跨國企業。而今天，除了區域內的跨國投資之外，對區域外的跨國直接投資則主要都是東協的企業所為。²⁹所以，RCEP 的簽署也就是希望能讓這些東協 MNEs 能有更多對外投資的機會，而促成更多的企業內貿易。只是，誠如印度一直在抱怨而最終還退出貿易協定一樣，RCEP 始終不願觸及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的議題，³⁰如此則東協企業到底能取得多大的優勢，也是頗值得懷疑的。

有人會說，不論現有之區域貿易協定是否有效，畢竟這是走向最終完全整合必經的過程，所以還是為一必經的歷程。那麼，這個所謂「完全整合」是否就是要像歐盟一樣呢？而我國又將如何對待這個看得到卻又摸不著的區域整合歷程

²⁸ 義大利麵碗效應的論點最先是 Jagdish N. Bhagwati 所提出，見 Bhagwati,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²⁹ 見 ASEAN at 50: A Historical Milestone for FDI and MNEs in ASEAN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2017), pp. 48-55.

³⁰ 見 Harsh V. Pant and Mandini Sarma, "Modi Was Right. India Isn't Ready for Free Trad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9, 2019.

呢？讓我們在下節做一探討。

英國脫歐的啟示與加入 RCEP 的迷思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英國從加入歐洲聯盟(當時稱為歐洲共同體，EC)到公民投票決定脫歐的過程。

西歐六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義大利和西德於 1951 年簽訂巴黎公約(Paris Treaty)，成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1955 年的墨西拿會議(Messina Conference)確定了 ECSC 是成功的，乃決議將該概念擴大並於 1957 年簽署羅馬公約(Rome Treaty)，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到 1967 年時，這些組織被普遍稱為歐洲共同體(EC)，英國曾於 1963 和 1967 兩度申請加入 EC，不過都被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否決。³¹

在戴高樂於 1969 年下台後不久，英國成功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由保守黨首相希思(Edward Heath)於 1972 年簽署加入條約(Treaty of Accession)。³²英國國會稍後通過了歐洲共同體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英國與丹麥和愛爾蘭於 1973 年 1 月 1 日成為歐體的會員。³³勞工黨於 1974 年取得政權，並承諾將重新協商英國入歐條件，次年勞工黨再次勝選，並於該年舉行英國首次的脫歐公投，67.2%的投票人，以及全國除了兩個郡區之外全都支持留歐。³⁴其後，英國脫歐與留歐的爭議持續不斷，工黨內部也有爭議，其原來寫明支持脫歐的黨綱，於 1983 年敗選後做了 180 度的政策轉變。而原來支持共同市場和單一歐洲法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在 1988 年卻也發出怨言，無法再認同布魯塞爾的超級歐洲政府。³⁵

英國反歐的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於 1993 年成立，在 2004 年的英國歐洲議員選舉取得第三位，2009 年的選舉取得第二位，而在 2014 年的選舉則取得第一位，獲得總投票的 27.5%。這是英國從 1910 年普選開始以來，除了勞工與保守黨之外，在全國性選舉裡得到最大比例選票的先例。³⁶從 1977 年至 2015 年，

³¹ "1967: De Gaulle says 'no' to Britain – again," *On This Day: 1950-2005*, BBC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november/27/newsid_4187000/4187714.stm, 2020/3/16 擷取)。

³² "Into Europ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transformingsociety/tradeindustry/importexport/overview/europe/>, 2020/3/16 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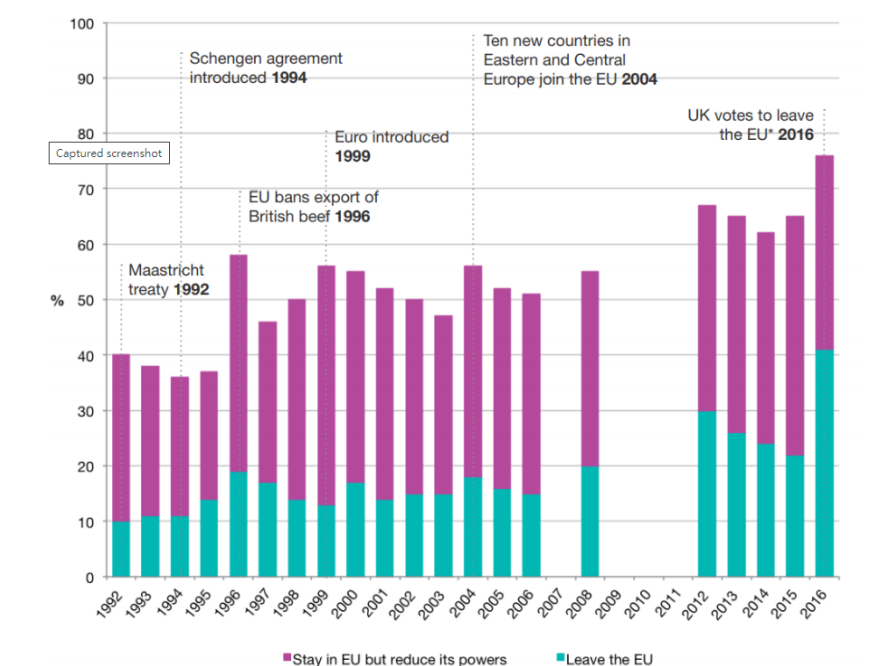
³³ "1973: Britain joins the EEC," *On This Day: 1950-2005*, BBC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january/1/newsid_2459000/2459167.stm, 2020/3/16 擷取)。

³⁴ Vaughne Miller, "The 1974-75 UK Negotiation of EEC Membership and Referendum", UK House of Commons Briefing Paper No. 7253 (13 July 2015).

³⁵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The Bruges Speech") (20 September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2020/3/16 擷取)。

³⁶ "10 key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The Guardian*, 26 May 2014.

擁歐與反歐派在不同的時間都各別獲得多數的支持。³⁷在 1975 年的公投裡，三分之二的英國選民支持英國的繼續留歐，而在英國成為歐盟會員國期間，英國政治的左派和右派裡都有反歐主義的主張。³⁸統計調查顯示，英國的反歐主義(定義為意圖切斷或減少歐盟的力量)從 1993 年的 38% 上升到 2015 年的 65% (見圖一)，而 2015 年 7-11 月的 BSA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調查則顯示有 60% 選擇繼續參加，而有 30% 的人則傾向退出歐盟。³⁹



* Data collected between July and November 2016

圖一 英國人越來越反歐

資料來源：John Curtice, "The Vote to Leave the EU: Litmus Test or Lightning Rod?"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34* (NatCen Social Research, 2018), p. 1.

英國人為何要反歐，為何越來越不願意參與到歐盟裡呢？我們以 2014 年英國投票選舉歐洲議會議員時的國內辯論來看，發現有兩個主要的政治議題變項，那就是財政負擔和移民問題。英國在 2018 年必須付 130 億英鎊的會費給歐盟，而只能從歐盟獲得其中一部分的財政回饋，主要是支付給農民和威爾斯以及康瓦爾等較貧窮地區，在 2017 年時估計約獲得 43 億英鎊，英國對歐盟該年的淨貢獻為 89 億歐元。⁴⁰英國是歐盟預算最大的收入(包括會費、增值稅等等)來源，

³⁷ Roger Mortimore, "Polling history: 40 years of British views on 'in or out' of Europe," *The Conversation*, June 22,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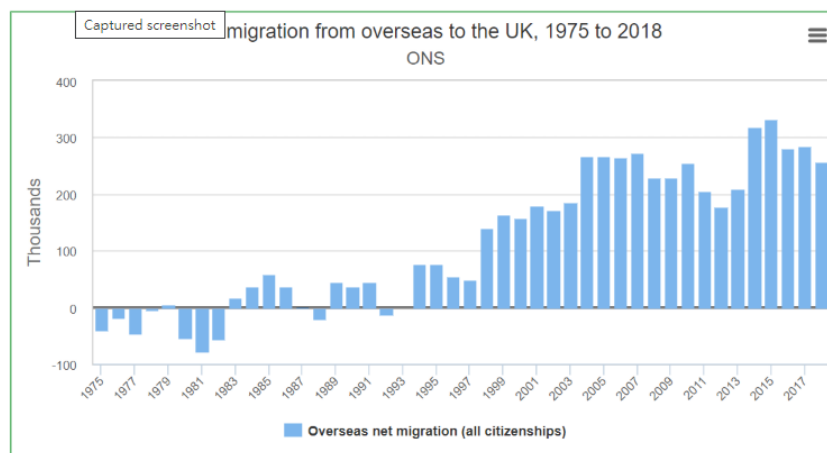
³⁸ Chris Gifford, *The Making of Eurosceptic Britain* (Ashgate Publishing, 2014), pp. 55, 68; Anthony Foster,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Routledge, 2003), pp. 68-69; Graham Taylor, *Understanding Brexit: Why Britain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7), p. 91.

³⁹ Brian Tarran, "The Economy: A Brexit vote winner?" *Significance*, 13(2) (8 April 2016), pp. 6-7.

⁴⁰ "The UK's EU membership fee," fullfact.org (8 July 2019) (<https://fullfact.org/europe/our-eu->

2018 年為 330.9 歐元，高於法國的 321.8 歐元、義大利的 232.1 歐元以及德國的 208.5 歐元；而它從歐盟所獲得的回饋卻遠小於後者三國—英國為 66.3 億歐元、法國為 147.8 億歐元、義大利為 103.4 億歐元、德國為 120.5 億歐元。⁴¹基於歐盟的基本原則，大國必須協助小國的發展，只不過從這些數字，我們看到英國尤其在歐盟逐漸擴大接納了更多較貧窮國家之後，確實越來負擔越重。當然，如以對歐盟的貢獻佔 GDP 比例來說，英國則比大部分會員國都小，以 2011 年為例，英國的佔比為 0.64%，比義大利的 0.91%、法國的 0.89%和德國的 0.75%都小，⁴²不過從實質負擔說，確實讓一般英國人感到不平。

其次，英國在過去二十年人口空前地大量移入，也是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因素。英國在 1997 年的人口淨移入僅為 47,000 人，而在其後每年淨移入遠遠超過 200,000，在 2005 年時達到 320,000 人。在前一個勞工黨執政期間(1997-2010 年)，共有 360 萬的外國人移入，有 100 萬的英國人移出。2010 年當選的聯合政府誓言要將每年移民減至「數萬人」(2015 到 2017 年的政府又做了同樣的承諾)，可是至今每年的淨移入還是在 30 萬人上下(見圖二)，比勞工黨執政時還高。這主要是因為東歐國家與英國所得差距的持續擴大，以及南歐所遭受之歐元危機的衝擊之故。這無疑對 2016 年的脫歐公投影響極大。⁴³



圖二 英國的淨移民，1975-2018

資料來源：“What is the problem?” Migration Watch UK (updated 11 July 2019)

membership-fee-55-million/, 2020/3/17 擷取)。

⁴¹ “EU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2014-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budget/graphs/revenue_expenditure.html, 2020/3/17 擷取)。

⁴² 見“EU budget: How much does each country pay and where does it get spent?”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nov/22/eu-budget-spending-contributions-european-union>, 2020/3/17 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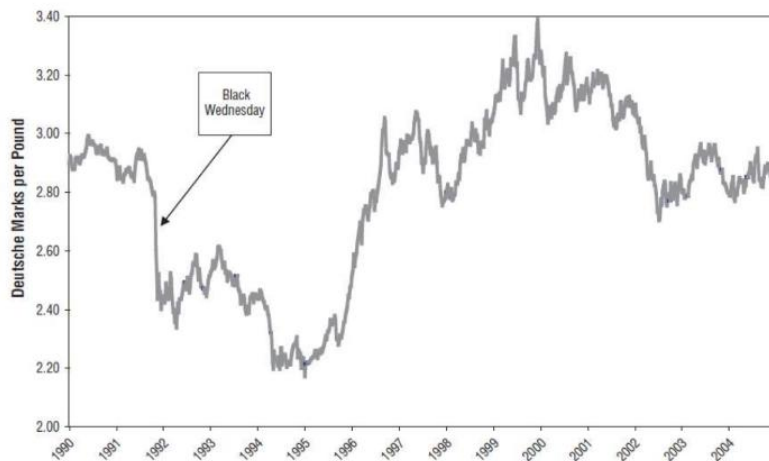
⁴³ “What is the problem?” Migration Watch UK (updated 11 July 2019) (<https://www.migration-watchuk.org/what-is-the-problem>, 2020/3/17 擷取)。

(<https://www.migrationwatchuk.org/what-is-the-problem>, 2020/3/17 擷取)。

英國的脫歐產生一個很大的示範效果，歐盟不是號稱很成功的區域整合模式嗎？那為何英國要急著擺脫它呢？當時成立煤鋼共同體，最初是鑑於歐洲歷經兩次的世界大戰，也包括過去數百年來領土與政權的相互爭戰，乃希望能藉由經濟的合作，而非競爭，以消除未來再次陷入戰爭的危險。瀕臨歐洲大陸的英國，始終都與歐陸命運連結在一起。雖然它曾斥盆風雲一時，但在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各殖民地陸續獨立之後，英國也感力不從心，與歐陸經濟結盟未免不是一條值得走的途徑。

英國晚了二十年才加入歐體，又晚了十年才加入歐洲貨幣體系(EMS)。

Christopher Johnson 認為遲加入俱樂部的缺點是，它錯過了許多成為會員的好處，而且也需要比原始會員更長的時間來調適該俱樂部的規則。⁴⁴EMS 於 1979 年成立，而英國 1990 年才決定加入，而於 1992 年又因黑色星期三而退出 EMS。⁴⁵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英國事後的發展，以及堅不加入歐元區，有人認為黑色星期三應該成稱為金色星期三才對。今天如果英國採用了歐元，它將會再次面臨 1992 年的惡夢，因為正如支持「反歐元」者所言：「我們實際的匯率機制將會迫使我们接受對我們不利的利率。」英國脫離了 EMS，記取教訓，並擺脫了德國中央銀行的控制，使得英國掌握自由獨立的經濟政策和下降的匯率(見圖三)。當年的英國財政大臣 Norman Lamont 就曾這麼說：「1992 年 9 月 16 日的事件顯示出單一貨幣政策並不適於英國及其他的歐洲國家」。⁴⁶



⁴⁴ Christopher Johnson,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The World Today*, 42(10) (October 1986), p. 174.

⁴⁵ "1990-1992: Brita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libcom.com, January 13, 2006 (<https://libcom.org/library/britain-european-exchange-rate-mechanism>, 2020/3/18 擷取)。

⁴⁶ Hélène Dury, "Black Wednesday" (https://is.muni.cz/el/1456/podzim2011/MPF_AFIN/um/27608616/27608949/Black_Wednesday.pdf, 2020/3/18 擷取), p. 10。

圖三 英鎊/馬克走勢，1990-2005

資料來源：Hélène Dury, “Black Wednesday”, Figure 2.

英國的脫離 EMS 以及不加入歐元區，都是基於金融三難(Mundell-Fleming tri-lemma)的考量。根據此三難模型，一個國家只能在以下三個選項裡擇二而行，不能全部都要：⁴⁷

1. 固定匯率；
2. 在無固定匯率協定下讓資本自由流動；
3. 自主的貨幣政策。

EMS 以及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所成立的歐洲貨幣聯盟(EMU)，並於後來成立歐洲中央銀行(ECB)乃至發行歐元，都是在成員國放棄其貨幣政策自主權的前提下所進行。在此情況下，歐元區成員因此得以取得上面第一和第二個利益，當然是不在話下。不過就在 EMS/ECB 的主導下，各國就不能自主調控利率、準備率等貨幣政策變項，我們從 2008 年的歐元區金融危機即看到了其所帶來震撼全球的衝擊。

貨幣面有三難之境，而實質面也有三難。⁴⁸自由貿易協定就是在各會員國放棄某些產業政策自主權的情況下，取得產品與服務自由流通和市場價格穩定的利益。以英國來說，它成為歐盟會員而必須服膺奉行歐盟的共同農業和共同工商業政策，雖然其農民獲得來自歐盟的部分補助，但也付出更多的成本(所謂的會費)來支持其他會員國之各個產業的發展。同時，歐盟區域內產品與服務的自由流通，隨著歐盟的擴大，也帶來更多人口的流通。大量移民的進入，固然帶來更多的人力資源與技術，不過也不能忽略其中隱含之人才外流的問題。譬如英國高等教育的人力，近十多年來(或甚至更早)就有明顯外移的現象。⁴⁹不過，也有人擔心英國脫歐後所導致人才的外移。⁵⁰

雖然經濟是較多數英國人支持脫歐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從民意調查發現，不論認為英國脫歐對經濟會較好或較壞的人，都有很大比例傾向於脫歐。在那些認為英國脫歐經濟將會更好的人當中，有 89%被歸類為反歐者，而那些認為英國

⁴⁷ Maurice Obstfeld, Jay C. Shambaugh and Alan M. Taylor, “The Trilemma in History: Tradeoffs among Exchange Rates, Monetary Policies, and Capital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3) (August 2005), pp. 423-38.

⁴⁸ 這方面的文獻很多，譬如 Mark S. Copelovitch and Jon C. Pevehouse, “The Trilemma and Trade Policy: Exchange Rates, Financial Openness, and WTO Disput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illanova University, January 2010); and at the 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2010)就探討匯率、金融開放以及遭到 WTO 爭端解決控訴之間的三難之境。另外 Harold James, “How to Understand Policy Trilemmas,” *World Economic Forum* (8 April 2015)除了金融三難之外，還論及資本流動、民主和貨幣政策自主/穩定國際秩序之間的三難。

⁴⁹ Eamonn Butler, “British Brain Drain Strikes A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0, 2011; Sion Kuper, “The great Anglo-American brain drain,”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1, 2018.

⁵⁰ 譬如見 Edoardo Campanella, “Lessons from history on the cost of a Brexit brain drain,” *Financial News*, February 8, 2019.

脫歐後經濟將會變壞的英國人，有 60%被歸類為反歐者，甚至那些認為英國脫歐經濟將會嚴重變壞的英國人，也有 47%被歸類為反歐者。⁵¹也就是說，即使你會懷疑歐盟的成效，不過你還是會相信英國維持歐盟會員資格對經濟是有好處的。

所以，John Curtice 就說：「英國人很大程度的反歐，實際上是反映了對入歐所產生的文化後果所產生的疑慮」。⁵²不過若要讓這些對歐盟持懷疑論者轉為支持脫歐，就必須從經濟效果上來說服他們(見表一)。也就是說，英國人在脫歐與否的態度上是受其文化認同所影響，當他們越覺得英國的入歐有損其英國的本位認同時，他們就越傾向於支持脫歐。只不過，經濟的考量還是不能忽視的。如果他們覺得英國脫歐後經濟會變得極不樂觀，他們也不會硬要支持脫歐的。

表一 英國人支持脫歐的比例(%)

若英國脫歐其經濟將會...	歐盟有礙英國的本位認同	
	同意	都不是/不同意
變好	82 (220)	35 (46)
都不是/變壞	40 (308)	3 (453)

註：括弧裡數字為樣本數

資料來源：Curtice, "The Vote to Leave the EU: Litmus Test or Lightning Rod?"

這就是本文想要討論的重點。東亞各國在區域化的趨勢下，建立了區域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也帶動區域內投資與貿易的蓬勃成長。而隨著全球區域主義的勃興，區域各國當然也不願落於人後，於是出現了 RCEP。台灣以區域的重要成員自居，也積極參與了區域化裡的供應鏈，而且表現也確實不俗。而如今，世界的另一頭一個號稱全球最先進的區域整合組織—歐洲聯盟，卻開始出現其成員發出喊停的聲音。為什麼要喊停？絕不是經濟上真地沒有任何好處，歐盟過去數十年來的經濟表現使得各成員國利益均霑，都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有人開始提出質疑，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強調歐洲的色彩嗎？而且，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好沒二好，區域整合有它的代價，這個代價是否太高了呢？

我們在上一節提到，區域貿易協定意圖提升各會員國之間產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而為了提升可貿易性，就必須在原產地法則上斤斤計較，原產地比例要儘量壓低，才能讓更多的產品獲得優惠待遇。可是這又會讓跨國企業可以更加為所欲為，他們會將生產製程更加細分，分布在不同地區專業與大規模生產，然後透過享受優惠待遇的各國間之貿易，使其利潤達到極大。區域各國是獲得出口擴張的利益，不過這對其產業發展有何幫助呢？我們不禁要打上一個很大的

⁵¹ Tarran, "The Economy: A Brexit vote winner?"

⁵² Curtice, "The Vote to Leave the EU: Litmus Test or Lightning Rod?"

問號。而且，這也讓企業內貿易，以至於國民間貿易更加猖獗，不只是中日韓等國的跨國企業，歐美的企業也能分一杯羹。當然，台商若在區域布局得當，也可以獲得一己之利，只不過可能必須將更多生產據點從本島外移，才能獲得區域協定的利益。

台灣的出口結構，資本財佔了 12.5%，消費財佔了 8.70%，其餘的 78.80%都是中間財。⁵³這顯現了台灣參與區域供應鏈的程度之深，以生產並出口中間零組件來與區域各國相互貿易，也凸顯了台灣的產業結構。當然也表示，若台灣能加入 RCEP 的話，將會加深它在區域供應鏈裡的參與，讓台商更有發揮的空間。不過，另一方面，這也表示台灣與其他區域的連結關係可能會減弱，這我們可以從英國的例子看得出來。英國在 1973 年加入 EEC 之後，即大量減少它與歐洲之外大英國協國家之間的經貿互動，譬如澳洲在英國加入歐體之後，它對英國的紅肉輸出即遭受很大的打擊。⁵⁴

只不過，我們還是想要問：區域貿易協定真地那麼有利嗎？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我國出口至 RCEP 約 72%金額的產品已免關稅，主要是我國出口至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的最大宗項目為積體電路、半導體等資通訊產品，而這些產品已因 WTO 資訊科技協定(ITA)及第二代資訊科技協定(ITA2)降至零關稅。同時，我國對 RCEP 會員國出口佔我出口貿易近 60%，而其中 28%的比例是出口到中國，所以關鍵是在兩岸貿易。⁵⁵ 試想想，台灣對區域四大經濟體中日韓與東協的出口約佔台灣總出口的六成，而這裡面對中的出口又占了將近三成，也就是對區域出口的接近一半，所以台灣在區域供應鏈的參與，明顯從兩岸貿易呈現出來。

這也就是說，台灣在東亞區域化裡，主要是表現於兩岸的生產分工。那麼，從區域化進展到區域主義，也就是要讓產品與服務的貿易性提升，如果說是要讓區域各國服膺更公平的貿易法則，那麼對台灣來說，第一要務則是要讓兩岸貿易能合乎更合理與公平的貿易法則。這也是為何許多人在論及台灣在 RCEP 協商的處境時，特別強調 ECFA 的重要性，因為把兩岸經貿關係處理好，比在 RCEP 上下功夫實更為重要。⁵⁶而這也正是本文所要澄清的一個迷思，要脫離台灣無法加入 RCEP 的困境，提升兩岸經貿往來真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嗎？

⁵³ 詹滿容，〈RCEP 簽署後台灣面臨的經貿挑戰〉，發表於「RCEP 簽署後台灣如何克服經貿挑戰」座談會(誠泰文教基金會、現代財經金會，民 108 年 12 月 12 日)。

⁵⁴ "Australia's ambitious goals in EU and UK trade negotiations," Beef Central,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beefcentral.com/trade/australias-ambitious-goals-in-eu-and-uk-trade-negotiations/>, 2020/3/19 擷取)。

⁵⁵ 顏慧欣，〈RCEP 談判近況與展望評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epaper679 (2020/1/16)。

⁵⁶ 這也是顏慧欣在〈RCEP 談判近況與展望評析〉裡所強調的論點。

由於中國極度倚賴對外貿易，所以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前後，它就已持續加速自由化的腳步。它的自由化主要是從國內和單邊兩個層面著手。它藉著加入 WTO 時與各會員國所進行的雙邊貿易協商，來鞏固並加速國內的改革。也就是說，它對 WTO 裡所許的承諾以及後來參與 WTO 的各種活動，可說是它之前所進行之單邊自由化所帶來的後果，而非反過來，是因加入了 WTO 才促成其進行單邊自由化。同時，它從 1960 到 1980 年代的片面自由化，開始是追尋東北亞各國(包括台灣)的途徑，然後是追隨東南亞各國的腳步。它因此順利地擠進區域乃至全球的供應鏈裡，像是電子、運動鞋、電視和收音機、辦公設備、電氣機械、動力與工作機、相機與手錶、印刷與出版等等。不過它進一步自由化的動力，在近年則逐漸停滯了下來。⁵⁷

它的簡單平均關稅稅率從 1985 年的約 40% 下降到今天的 10%，所有的 WTO 關稅都是約束稅率(bound rates)，而且約束稅率都接近實際執行稅率(applied rates)，顯示它是真正在進行貿易自由化。⁵⁸她整體的約束稅率為 10%，最高實際執行 MFN 稅率為 65%，加權平均稅率略高於 4%，這以開發中國家的標準來說已相當低，而且是大型開發中國家(譬如金磚國家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裡最低的。另一方面，台灣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則從 1996 年的 5% 降到今天的 2%。同時，因為兩岸都是 WTO IT 與 IT2 協定的簽署國，所以電子、電腦和其他兩岸貿易裡的核心產品，都可自由交易(零關稅)。⁵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 MFN 關稅一般來說都適用於台灣，反之，台灣的 MFN 關稅很多並不適用於中國。

由上述可知，目前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議題，並不在於貿易或投資的障礙。譬如北京在 2018 年 228 當天公布的「惠台 31 條」，直接給予台灣企業和民眾許多「國民待遇」，也就是中國把我們前面提到的國民間貿易，也適用到台灣。這比它對新加坡這個華人為主的國家來說，可說更勝一籌。1990 年代初李光耀向鄧小平建議，以新加坡政府名義，在蘇州建立一個工業園區，由新加坡投資，以新加坡裕廊工業區為藍圖，建立一個高效率、吸引歐美跨國企業的工業區，鄧欣然同意。李傾新加坡全國之力於該園區，不料工業區的成功遭到蘇州地方政府妒忌，在蘇州另闢一個工業區，完全抄襲新加坡工業區的管理模式和招商條件。李光耀向時任中國總書記江澤民投訴，不過江未明確支持，最後經北京協調，新加坡放棄工業區大股東地位，把股權轉讓給蘇州政府。⁶⁰新加坡當年遭

⁵⁷ 林欽明，〈從貿易政策看兩岸的經濟互動〉，研究論文(2016)。

⁵⁸ 約束稅率代表 WTO 會員所承諾的產品關稅上限，是貿易協商時關稅減讓的依據基礎，而實際執行稅率不得超過約束稅率。如果前者與後者接近的話，表示中國並未把約束稅率灌水，以增加貿易談判時的協商空間，這是一般遵行貿易自由化國家的做法。當然這是從中國表面上的作為來論斷，從最近所爆發的中美貿易戰來看，顯然美國並不以為然。

⁵⁹ 詳見 W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an explan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ftec_e/itaintro_e.htm, 2016 年 5 月 10 日擷取)。

⁶⁰ 見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與新加坡雙語之路》(台北：時報出版社，2015)。

遇的困境，也許可透過後來簽署的中國與東協之東協加一協定裡的貿易爭端解決獲得平反，不過這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正如李光耀在其回憶錄裡所說：「蘇州五年，讓我們見識了中國一層層行政機關和易變的經商文化的錯綜複雜，回避各種路障，爭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徹底失敗」。⁶¹

由此可知，中國要不要開放其市場，要開放給誰，都在於它自己，除了像是美國那樣的強權大國，是沒有人可以左右它的。同樣地，由於區域各國對它的貿易依賴都很大，所以即使簽了像 RCEP 這樣的貿易協定，是否真能提升各國產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尤其是對中國的可貿易性，還是操之在它。畢竟，大部份關稅本來不是為零就是很低，所以還是要看它放進除外名單的項目而定。

而鑒於區域化實掌握於中日韓的跨國企業，所以 RCEP 的成效，還是要看這些企業利用該協定的意願與策略。這就如同歐盟的共同農業和工商業政策之掌握於區域跨國企業之手一樣，只要這些企業在歐盟競爭政策規範之下，充分利用區域單一市場的優勢，就可維持歐盟整體競爭力於不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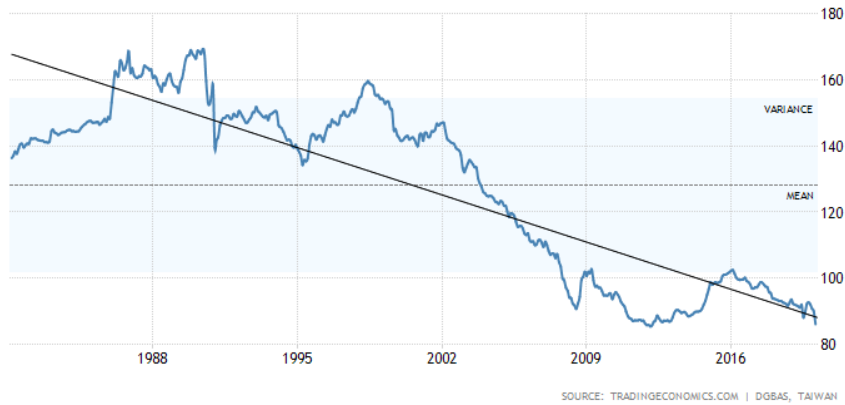
只不過，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是否將追隨歐盟的腳步？基於各區域發展形態的差異，加上 2008-2009 年歐元區的金融危機之殷鑑，所以都在未竟之天。尤其在英國公投脫歐之後，許多國家與區域相信都會更三思而行了。在這樣的思維之下，台灣的未來動向就更值得思索。如前所述，東亞區域整合絕不能與各國對中經貿關係脫離干係，所以我們就進一步探討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

區域整合對台灣的衝擊

這裡我想提出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 ToT)。台灣 1981 到 2020 年的平均貿易條件為 128 點，也就是一塊錢的出口可以換得一塊二毛八的進口，1990 年六月達到最高的 169.30 點，最低為 2012 年二月的 85.30 點，到 2020 年二月時則又掉到 86，也就是現在一塊錢的出口已經買不到一塊錢的進口了。⁶²從圖四可得看出來，台灣的貿易條件在過去四十年來，是明顯呈現下降的趨勢。簡單地說，台灣的出口價格是越來越差。它的意涵為何？

⁶¹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⁶² “Taiwan Terms of Trade”, Tradingeconomics.com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aiwan/terms-of-trade>, 2020/3/25 擷取)。



圖四 台灣貿易條件的變化，1981-2020

資料來源：“Taiwan Terms of Trade, 1981-2020 data”, tradingeconomics.com.

Carlos Hallak and Schott 從各國對美出口的單位價值(unit value)建立了一個出口品質指標(export quality index)，這主要是從一國產品的市占率來衡量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評價。也就是說，兩個產品出口價格一樣的國家，則市占率越高者，也就是全球需求越高者，即表示其品質越高。⁶³他們的研究期間雖然稍早了一點(1989-2003)，但還是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長期的趨勢。從表二可以看到，台灣的出口品質排名從 1989 年的 15 名掉到了 2003 年的 22 名(總共有 43 個國家)。相對而言，我們看到其他東亞國家，除了日本之外，品質排名都有很大的進步，尤其像是馬來西亞從 42 名上升到第 7 名，菲律賓從 41 名上升到第 18 名，南韓也從 21 名上升到第 11 名，而新加坡更是從 27 名上升到第 2 名。而中國則大致維持在後段，從 35 名稍微下降至 37 名。

表二 出口品質排名(所有製造業)

國家	排名					標準化品質				
	1989	1993	1998	2003	變化	1989	1993	1998	2003	變化
瑞士	1	2	2	4	-3	0.93	0.84	0.73	0.62	-0.31
瑞典	2	3	5	6	-4	0.83	0.75	0.65	0.55	-0.28
德國	3	5	7	9	-6	0.77	0.66	0.54	0.41	-0.36
芬蘭	4	4	3	3	1	0.67	0.67	0.67	0.67	0.00
義大利	5	6	8	8	-3	0.66	0.59	0.51	0.42	-0.24
法國	6	8	9	10	-4	0.63	0.54	0.44	0.34	-0.29
日本	7	9	10	12	-5	0.57	0.47	0.33	0.20	-0.38

⁶³ Juan Carlos Hallak and Peter K. Schott,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1) (2011), pp. 417-74. 在產業組織和指數研究的文獻裡，常用市占率來估測無法直接觀察的消費者評價，譬如見 Steven T. Berry, “Estimating Discrete Choice Models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5(2) (Summer, 1994), pp. 242-62; Mark Bils, “Measuring the Growth from Better and Better Good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06 (2004).

台灣	15	17	18	22	-7	0.24	0.15	0.03	-0.09	-0.33
南韓	21	15	14	11	10	0.17	0.19	0.21	0.23	0.06
新加坡	27	14	4	2	25	-0.19	0.19	0.66	1.13	1.31
中國	35	37	37	37	-2	-0.48	-0.48	-0.48	-0.48	0.00
印尼	37	33	28	23	14	-0.59	-0.45	-0.27	-0.09	0.50
泰國	39	41	39	32	7	-0.68	-0.59	-0.48	-0.37	0.31
菲律賓	41	39	27	18	23	-0.74	-0.52	-0.24	-0.04	0.78
馬來西亞	42	34	21	7	35	-0.83	-0.46	0.01	0.47	1.31

*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evaluated is 43。

Source: Carlos Hallak and Schott,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Table IV.

台灣出口品質的下降，也正好對應了貿易條件的惡化。台灣品質排名下降的幅度，比日本和德國都大，而且和中日以外其他東亞國家相比，更是彼升我降，形成很大對比。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瞻知這與台灣跟中國經貿關係的加深脫離不了干係。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最高為 1981 年的 120.24，最低為 2012 年的 79.05，平均為 95.76 (見圖五)，也就是一塊錢的出口可換回大約同值的進口。從這裡，我們約略可看到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聯動關係。



Source: TheGlobalEconomy.com, The United Nations

圖五 中國貿易條件變化，1980-2018

資料來源：“China: Terms of Trade,” GlobalEconomy.com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China/Terms_of_trade/, 2020/3/25 擷取)。

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是台灣勞工的實質工資，從 1990 年代下半葉以來即遲滯不前，這與南韓、日本、新加坡、美國的持續上升，形成明顯對比。根據主計處資料，台灣勞工在 2019 年三月的平均月薪資為台幣 41,674 元（1,349 美元），以通膨率調整後，正常月薪資只比前一年同一時期上升 0.06%，使得平均實質薪資與 2002 年相當。而該年的平均總所得也只比 2000 年多了台幣 2,000 元。

雖然 1990 年代下半以來台灣經濟還是有在成長，但台灣的勞工明顯並未能分享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同時，台灣勞工佔國民所得的比例也在下降，雖然這是全球許多國家的趨勢，但台灣勞工所得占比似乎比其主要貿易夥伴下降得更快。這顯示勞工生產力的提升並未反映在工資的上升上面，也就是生產力的上升之利被資本擁有者拿走了。⁶⁴

一般來說，像是與低工資國家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國際外包生產，和使用資本的技術進步，都會影響工資和勞工所得比例的變動，而台灣的出口外包和勞工政策等特定因素也都會有影響。這些都是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的產業發展特徵，尤其是與世界工廠的中國之經貿互動(包括投資、貿易和外包生產等)的快速提升，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兩岸的緊密經貿互動，依據要素價格均等(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定理，兩岸的勞工與資本報酬會趨向於一致。台灣的勞工薪資原來遠高於中國，所以會逐漸向低工資端接近；反之，中國原因缺乏資本，所以資本報酬率遠高於台灣，這也是為何許多台商自 1980 年代中以來即趨之若鶩，紛紛赴中國投資的重要因素。相對而言，台灣本身的資本報酬率也會向中國趨近，這也使得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大部為資本主所取得。

而這對台灣競爭力來說有好有壞。一方面台灣更積極參與以中國為軸心的供應鏈，透過對外投資布局，進行更專業與大規模的生產，對競爭力的提升當然有幫助。另一方面，因實質工資的停滯而降低了出口生產成本，也許有助於出口的增加，不過也使得貿易條件愈趨不利，乃至造成出口品質的下降，已如前述。台灣的 WEF(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評比排名在 2005 年曾為第五名，比 2004 年下降了一名，⁶⁵然後從 2007 年起的第 13 名，上升至 2009 年的 17 名，直至 2018 年則又上升至 12 名。⁶⁶相較而言，中國的評比排名則從 2005 年的 49 名上升到 2015 年的 28 名，而馬來西亞則從 31 名上升到 20 名，新加坡則從第 6 名跳升至第 2 名。⁶⁷許多以台灣為其產業發展之典範的東南亞國家，今天已成為台灣重要的競爭對手和貿易夥伴。

這不禁讓人想起所謂「淒慘成長」(immiserizing growth)的假說，這是早期針對許多以出口農產品為主的低度開發國家，因為農產品的低價格需求彈性，所以常被迫以低價出口。貿易雖然因此增加，但因為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價格難以

⁶⁴ Bih-Jane Liu et al., "A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aiwan's Wage Stagnation," (<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enresearch/summary/CPPL10301ensummary.pdf>, 2020/3/25 擷取)。

⁶⁵ WE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4/2005* (http://www.ieseinsight.com/casos/study_0035.pdf, 2017/6/17 擷取)。

⁶⁶ "Taiwan Competitiveness Rank, 2007-2019 data," [tradingeconomics.com](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aiwan/competitiveness-rank)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aiwan/competitiveness-rank>, 2020/3/25 擷取)。

⁶⁷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4-15.pdf, 2017/6/17 擷取)。

彌補成本的損失，所以即使經濟有成長，也是得不償失。

台灣的情形也許不盡相同，不過貿易條件的下降則是不爭的事實。從上述看來，實質工資的停滯不前應該是主因。前面已經提及要素價格均等定理，讓我們更深入探究。⁶⁸

工資的高低受到勞工供需的影響，而勞工的需求是一種引伸需求(induced demand)，也就是說，廠商的僱用勞工，是因勞工所生產之產品的需求而來。產品的需求若上升，產品的出口價格也因此上升的話，對勞工的引伸需求因而增加，工資也就會上升。反之，如前所述，如果台灣勞工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供應鏈的全球勞工市場的一環，那麼因區域分工所造成投資與貿易的成長，並未導致出口價格的上升。也就是說，台灣勞工所生產產品的加值，並未因生產製程分割所促進的區域化而上升，那麼即使跨國企業能夠因專業生產與規模經濟而獲利，勞工的報酬卻未能上升。

我們從 WEF 的全球競爭力評比，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台灣於 2019 年在全球競爭力的總排名為 12，不過如果看勞工市場的評比，現職工作人力技術(skills of current workforce)的排名則為 2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學校畢業生(包括中學和大學)的技能組合(skillset of graduates)之排名則為 59。這個項目主要是對企業雇主所做的訪調，他們評估所雇用剛從學校畢業的勞工之技術符合產業所需的程度，台灣在最高為 7 的評估值裡獲得 4.2，分數為 53.8，低於該項排名第一的瑞士之 81.7 約 28 分。而未來工作人力技術(skills of future workforce)的排名為 39，其中教學中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in teachings)也只排到第 54 名，分數比排名第一的芬蘭低了三十分(見表三)。⁶⁹

表三 台灣技術競爭力評比

評比項目	評比值	得分	排名/141	最佳表現者
第六支柱：技術(0-100)	-	76.2 ↑	23	瑞士
現職工作人力 (0-100)	-	71.6 ↑	24	瑞士

⁶⁸ 我們這裡將從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探討方式轉變為部分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方式，這也許不合乎學術討論的原則，不過我認為有需要。在國際經濟學裡，不論是貿易結構、貿易協定或是貿易條件的論述，通常都是從一般均衡的角度來探討，也就是多國、多產品和多生產要素同時並行的情況來談。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通常都會得到生產要素報酬分配不均的結果，也就是貿易利得絕大部分被資本主所取得，勞工報酬通常相對不利。而只要這會促成整體經濟福祉的上升，我們就認為這是可接受的。可是從一國內部經濟的角度來看，勞工所得以及勞工技術的良莠，不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心的嗎？這也是為何我要改從部分均衡的角度來看問題，也就是從單一國家(本國)而非多國的角度來討論，希望能找出更關鍵的因素出來。我在 2020 年台灣東南亞年度會議時遭到與會者關於貿易條件與技術之關聯的質疑，這在部分均衡的探討下確實會得到與一般均衡不同的結論，因這已超出本文的範圍，故在此做一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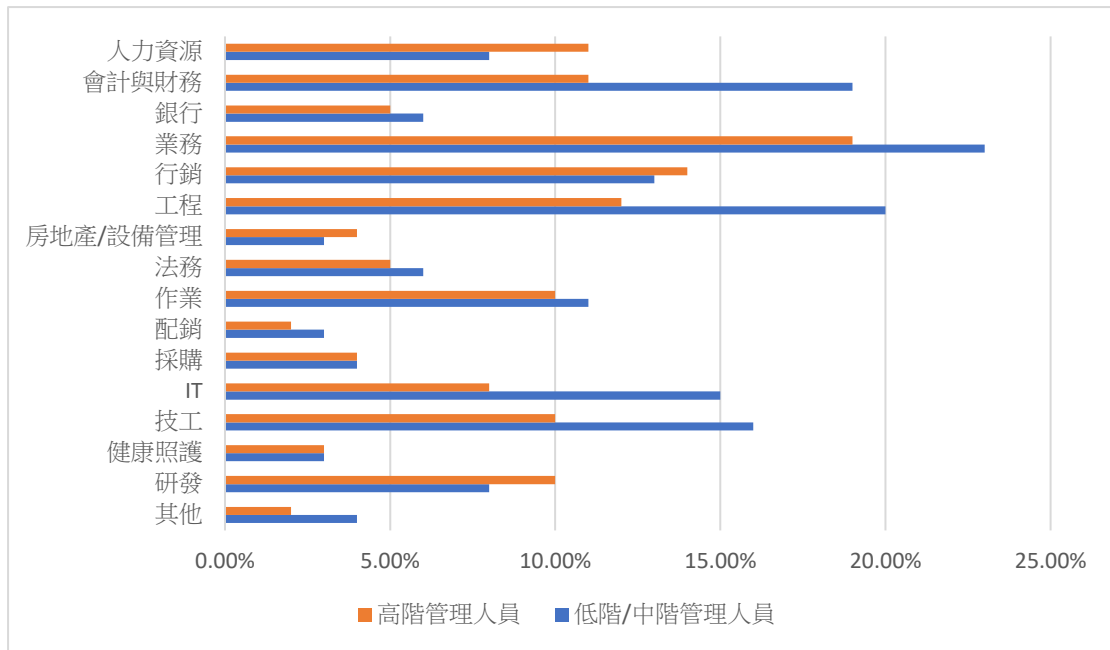
⁶⁹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6.01 平均就學年數(年)	11.9	79.3 ↓	30	德國
現職工作人力技術(0-100)	-	69.3 ↑	24	瑞士
6.02 員工訓練程度(1-7) (最大值)	4.9	64.3 ↑	23	瑞士
6.03 在職訓練品質(1-7) (最大值)	4.7	62.4 ↑	28	瑞士
6.04 畢業生技能組合(1-7) (最大值)	4.2	53.8 ↑	59	瑞士
6.05 工作人口的數位技能(1-7)(最大值)	5.2	69.8 ↑	18	芬蘭
6.06 招募技術員工的容易度(1-7)(最大值)	5.1	69.2 ↑	7	美國
未來工作人力 (0-100)	-	80.8 ↑	24	丹麥
6.07 預期就學年數(年)	16.6	92.2 =	20	數國(11)
未來工作人力技術(0-100)	-	69.4 ↑	39	丹麥
6.08 教學中的批判思考(1-7) (最大值)	3.7	44.3 ↑	54	芬蘭
6.09 初等教育之生師比(比例)	12.1	94.6 =	27	數國(5)

資料來源：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東亞各國在招募高階技術人力上一直都面臨嚴重考驗。根據瀚納士(Hays)的調查，雇主指出在銷售、行銷、工程、人力資源以及會計和金融的高階經理人員招募上有困難，而在銷售、工程、會計與金融、技術、IT、行銷和操作中階經理人員的招募上也有困難(見圖六)。從上述 WEF 的競爭力報告明顯看到台灣在技術短缺(skill shortage)上所面臨的困境，這是長期的趨勢，而且顯然是每下愈況。我們可以馬上想到幾個可能的因素，譬如在 1994 年 4 月 10 日教育改造大遊行之後，教育部落實李遠哲主持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推動包括廣設大學、國中自願就學、九年一貫課程、開放師資培育、多元入學方案等等的教育措施。教學是更為多元，學生自由度增加了、教師自主性也提高了，不過因開放師培使得教師供過於求，量增而質變。廣設大學是消除了升學壓力，不過也忽視了市場的需求，人才培育走錯了方向，年輕人畢業找不到工作，企業也找不到所需的人才。後段大學破壞了招生的鑑別度和公正性，大學快速平庸化，教改雖造就了少數自動自發及父母重金培育的學生，但大部分學生因無所適從而致學習怠惰，造成學習落差以致後來的成就落差。⁷⁰

⁷⁰ 簡立欣，〈教改 25 周年 教改毀了台灣教育哪 10 件事〉，《旺報》，2019 年 4 月 10 日。



圖六 東亞國家各個領域人力招募的困難度

資料來源：“Skill shortage threat to Asia’s growth,” Hays (2014)

(<https://www.hays.cn/en/press-releases/skills-shortage-threat-to-asia%E2%80%99s-growth-144111>, 2020/3/29 擷取)。

台灣的廣設大學使得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這與芬蘭、南韓的情形類似。我們要感謝 WEF 將「教學中的批判思維考」納入技術評比項目裡，讓我們發現，原來當阿貓阿狗都上了大學，畢業以後將還是阿貓阿狗，不像芬蘭，大家一樣都上大學，只是畢業後真的都成為菁英份子。我們看到芬蘭不只在該評比項目得到最高分，它在「畢業生的技能組合」項目也排名第二，⁷¹表示真的是學有所用，與台灣形成很大對比。技術短缺並不是缺乏技術人力，而是供需的不平衡。台灣人的教育程度高，所以企業要招募技術人力並沒有任何困難，這從表三可看得出來。技術人力的供給很夠，只不過要真正找到合適的人卻又極不容易，供給無法滿足需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台灣企業捨不得給員工較高的薪資了。

現在我們應該可以說，前面提及的因兩岸經貿互動頻繁所造成因素價格趨於均等，使得台灣勞工實質所得遲滯不前，我們已找到合理的解釋了。生產製程分割而致產業細分工和產業內貿易的勃興，企業為了融入區域供應鏈必須深切了解並開發產業所需的特定技術，然後以妥善投資布局取得區域化的利益。產業特定技術需求若能充分滿足，就可透過區域分工生產而提升產品的加值，生產增值及提升了對勞工的引伸需求，而致就業增加、工資上升。那麼，台灣是否因過度專注於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供應鏈，甚至亟於加入區域貿易協定，

⁷¹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p. 220.

而致忽略了產業的特定技術需求？黃登興、劉碧珍和楊子菡的研究，證實了這個懷疑。⁷²他們發現，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顯著讓雙方的實質薪資差距縮小。所以，台灣與香港由於高度與中國市場相依，比他國更為中國的低薪所牽絆。他們亦發現，所得落差大的國家之間，透過跨國投資的作用要大於透過雙邊貿易的作用。也就是說，兩岸的薪資趨近，透過兩岸投資所導致者，大於兩岸貿易的衝擊。

這可以說是另類的悽慘成長，產業內以及企業內貿易促成經濟的成長，不過勞工並未能蒙受成長之利。我們從上面看到，中國貿易條件也在下降(見圖五)，只不過下降幅度並沒台灣那麼大。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是重要因素，這一方面維繫了台灣在區域供應鏈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因生產外包，成本下降，出口也快速增長，中國貿易條件的下降，乃帶動台灣貿易條件更形擴大的下降。台灣貿易條件的惡化，即明顯反映在國內勞工實質薪資的停滯，以至於出口品質的下降。兩岸經濟的持續整合，台灣的更積極加入區域貿易協定，是否會導致惡性循環，使得台灣經濟下沉的趨勢越難以挽回呢？

觀諸英國，我們似乎看到了若合符節的景象。英國因加入歐盟而必須付出高昂的「會費」，同時也引進了大量的移民。低工資移民的競爭，則導致英國平均實質工資的下降，也造成人才外流的壓力。如前所述，英國的脫歐，看似以政治因素為主，而實際上不能不歸因於經濟因素。同樣地，兩岸以至於區域的經濟整合，常被訴諸政治的爭論，不過還是不能否認經濟衝擊的重要性。台灣的引進外勞，固然發現不會對本國勞工產生排擠作用，因為兩者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⁷³不過一來因對外投資增加會減少對本國勞工的需求，⁷⁴二來較低工資的外勞之加入本國勞力市場，也會導致國內平均工資水準的下降。實質薪資的下降，以及中國的磁吸效用，導致人才外流的問題愈趨嚴重。主計處於 2018 年三月首次公布《104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2005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僅有 34 萬人，2015 年增加至 72 萬 4 千人，十年間成長了一倍有餘。2015 年赴海外工作者中，有 72.52% 為大專以上學歷，84.69% 為 25 至 59 歲者。而且許多人到海外之後就很少回台灣(有 63% 的人停留海外超過 180 天)。⁷⁵

同時，根據勞動部統計，至 2018 年 10 月底為止，來台工作外籍專業人才只有約 3.2 萬人，而低階產業及社福外勞人數將近 67.1 萬人。也就是說，台灣大量

⁷² 黃登興、劉碧珍和楊子菡，〈台灣實質薪資的停滯現象：全球趨勢與台灣特徵〉，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學術研討論文，IEAS Working Paper No. 14-A012 (October 2014)。他們的研究是以傳統的一般均衡模式來做實證探討，我們覺得有必要從部分均衡的角度做進一步的探究。

⁷³ 譬如見鄭乃云、李聯雄和李淑媛，〈外勞引進政策對國人就業之衝擊評估研究〉，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報告 IOSH 102-A324 (2014 年 3 月)。

⁷⁴ 鄭乃云等，〈外勞引進政策對國人就業之衝擊評估研究〉。

⁷⁵ 曾志超，〈從供需面看台灣人才外流問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2018 年 2 月 22 日)。

專業人才出走，引進的卻多是藍領低階外勞，形成人才流動的逆差。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2017 年 IMD 世界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eport)，台灣在評比的 63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 23，亞洲地區排名為第 3，僅次於香港(第 12 名)與新加坡(第 13 名)，台灣的人才受到肯定。只不過，在人才外流、企業延攬與吸引外籍人才上的指標明顯偏低，人才外流指標為第 47 名，吸引外籍人才為第 44 名，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人力流動逆差的問題。⁷⁶

一旦找對了探索的角度，我們發現台灣的參與區域供應鏈和積極尋求加入區域貿易協定，都只是一個迷思。台灣與區域生產網絡緊密的結合，是全國上下衷心一致的首要目標，在國內外努力打拼的台商，也因此獲得極大利益。只是，我們不能忽視生產製程分割所帶來的連鎖效應。中國的崛起，成為區域供應鏈的中心，與此供應鏈接觸越緊密，也就表示與中國的經濟整合越緊密。這不好嗎？很難說。就如 1994 年美加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時一樣，很多人都說這是墨西哥前世修來的福，能與美國這個全球最大與最先進的市場接軌，未來的利益應該是數不盡了。不過，還是有很多人提出警告，短期間墨西哥當然能獲得美國市場開放的極大利益，只不過一旦成為以美國為中心之供應鏈的一環，墨西哥將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譬如墨西哥所受到美國 2008 年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比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為嚴重。⁷⁷而事實上，墨西哥在加入 NAFTA 後二十多年來，其平均每人產出的成長率為 0.9%，低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⁷⁸墨西哥的加入 NAFTA 確實帶來更多的民間投資，不過並未如原先承諾創造就業的機會。⁷⁹而且因面對高度工業化美國農業的競爭，墨西哥幾乎喪失了兩百萬個農業勞工。⁸⁰NAFTA 通過之後，墨西哥國內的製造業就業減少了 44,000 人，而外人投資製造業的就業則成長了約五十萬人。在 NAFTA 之後因更多國際企業進口零組件到墨西哥組裝工廠，所以全國總就業的成長停滯不前；雖然製造生產增加了，但廠商卻很少使用墨西哥生產的零組件。在國外製造業主導以及製造業勞工的低工資之下，墨西哥勞工的生產力成長亦遲滯不前。2002 年墨西哥的製造業實質薪資比 1994 年的水準下降了 12%。⁸¹

台灣之於中國也許不似墨西哥之於美國，不過台墨都難逃以大國為中心之區域供應鏈的擺佈。而且從技術短缺以及實質薪資的停滯情況來看，台墨似乎亦遭

⁷⁶ 曾志超，〈從供需面看台灣人才外流問題〉。

⁷⁷ James M. Cypher, "Mexico since NAFTA: Elite Delusions and the Reality of Decline," *New Labor Forum*, 20(3) (Fall 2011), pp. 61-69.

⁷⁸ David Floyd, "NAFTA's Winners and Losers," Investopedia, November 27,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economics/08/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asp#mexico>, 2020/3/30 擷取)。

⁷⁹ Anthony Depalma, "For Mexico, NAFTA's Promise of Jobs Is Still Just a Promi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95.

⁸⁰ Azam Ahmed and Elisabeth Malkin, "Mexicans Are the Nafta Winners? It's News to Th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7.

⁸¹ Cypher, "Mexico since NAFTA."

逢同樣的命運。墨西哥大量人力的移入美國，跟台灣許多人才的流入中國，也似乎無所不同。從 Sugihara 的全球勞工市場說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台灣勞工、墨西哥勞工乃至英國勞工，既然都是全球生產圈的一部份，他們在哪裡就業從事生產應該是沒人管得到。不過，當我們看到內國社會新鮮人求職遭到困境，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成長的速度，以至於學生學習意願的低落，還是會感到憂心的。在 2001 年時各國處心積慮讓中國加入了 WTO，意圖以該國際組織來規範中國的行為。只是，各國所抱持看到中國進行貿易改革的期望，也許將會落空，因為中國實際上早就開始片面的貿易自由化了。而且，中國也已積極發展高品質的運輸與通訊基礎建設，基本投資環境並不差，所以希望以簽署正式貿易協定以獲得其市場更開放的利益，實際上是極為有限的。中國要不要進口工業產品或農產品，完全在於它，貿易協定不見得有用。譬如，中國給予台灣 ECFA 的早收清單，就慷慨地開放了許多農產品市場，台灣也著實不客氣地使用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惠，真正對台灣重大影響的，還是中國這個對台灣最大進口者的經濟景氣。景氣一下跌，像是最近的武漢冠狀病毒之流行，台灣的出口乃至於經濟成長就要遭殃了。

在 WTO 貿易談判踟躕不前之際，區域化與區域主義未嘗不是一個另類選項。只是，這個選項真的是對我們絕對有利嗎？英國人民以公投傳達他們的異議，墨西哥人則潮水般地大量湧入美國以追求他們在國內得不到的高所得。台灣許多企業老闆則要求新聘進來的員工要去大陸工作，才能獲得加給，這讓許多大學生感到徬徨，畢業以後是要面對國內社會新鮮人找不到工作的窘境，還是把命運交給企業雇主，為他們去大陸打拼。其實，南韓也差不了多少，它在 WEF 競爭力評比裡的「教學中的批判思考」項目的得分比台灣還低，排名為 82。不過，技術短缺的情形則比台灣好，「畢業生的技能組合」項目排名為 34，⁸²看來他們大學生的人生目標比台灣學生較為明確。台灣年輕學生因反 ECFA 服貿協定所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未嘗不是他們因對人生目標的徬徨所產生的反彈。我們對區域化以及區域主義的迷思，尤其是對 RCEP 的迷思，是需要反省了。

結語

Paul Krugman 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裡，時常慨嘆美國政府政策受到大企業肥貓 (fat cats) 的左右。⁸³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區域合作組織 APEC 就特別設立了一個由各會員國企業代表所組成的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主導了該論壇組織針對區域經濟合作大部分的討論議題。人力資源工作小組 (Human Resources Working Group) 是 APEC 裡一個極重要的部分，APEC 每一年也都會舉行人力資源部長會

⁸²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p. 324.

⁸³ 譬如見其專欄文章的輯錄 Paul Krugman, *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W.W. Norton, 2020).

議，可見該組織對區域人力資源發展的重視。只是，勞工的許多基本問題，包括勞工所得、就業、福利等等，基本上並不會納入 APEC 的討論議程裡。墨西哥在加入 NAFTA 後在美加的要求下進行了許多改革，包括廣設工會，提升勞工標準。只是，那些加入為他們爭取保障較高工資的工會之勞工，卻往往找不到工作，時常被迫屈就於低工資壓榨勞工跨國企業所設立的加工出口工廠 (Makiradoras)。

美國總統川普本身是一個企業家，他一上台就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因為他知道號稱追求最高勞工標準的 TPP 是不實際的。不論是區域整合乃至貿易協定，主要都是為大企業所主導。企業生產製程分割在區域各地投資生產，建立了區域供應鏈，取得專業生產與規模經濟之利。勞工若能建立並內嵌產業特定知識與技術，成為全球勞工市場裡重要的一員，也應該能因其所生產產品加值的上升而獲得較高的所得。只不過，在跨國企業區域投資布局的策略下，許多勞工所辛苦累積的特定產業技能並不能持久，因為企業在將生產製程更細分割之後，需要更多與不同的研發與生產技能。這不只增加勞工吸收新知的壓力，也使得追不上社會進步速度的學校，在教學上如果不能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也就很難培養出迎合社會技能需求的畢業生。

企業是勞工的衣食父母，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也付給勞工度日所需的薪資，當然也會要求勞工移動到企業要他們去的地方。他們既然左右了區域整合以及貿易協定的方向，勞工顯然只能被動地受其擺佈。台灣跟美日等國一樣，勞工大部受雇於私人企業，其政府在對外經貿政策的制定上，即因受企業影響而對本國勞工產生一定的衝擊。反之，中國許多勞工的衣食父母是國營企業，國營事業掌握了他們生活的一切，包括工資、住家，以至於結婚與育兒。雖然有人會說，中國國營企業產值佔全國產值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但他們還是可以左右經貿互動關係。美國貿易談判人員對此非常清楚，他們知道，不管中國對你做出甚麼樣的貿易承讓，只要其國營企業不願從你進口，美國想要改善對其貿易逆差的問題是沒有希望的。同樣地，一旦中國給予台灣企業和人民所謂「國民待遇」，那麼基於上述國民間貿易的慣例，台灣對中的出口或投資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雖然許多人宣稱兩岸 ECFA 是要制定一些我們可以自主掌握的貿易規則，所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他要不要從你進口是在於他，⁸⁴而且你對他市場的依賴度又已極高，貿易協定是不是有用，還是難以預料。

英國的脫歐公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英國的加入歐盟真的那麼不好嗎？我們在文中已講得很清楚，大部份英國人不會那麼絕情。可是，就如我母親常掛在嘴邊的台灣諺語所說：「有一好，沒二好」，英國因加入歐盟增加了許多貿易與投資的機會，也有助於本身經濟的成長，只是，所要付出的代價，包括高昂的

⁸⁴ 就如同這次因兩岸在武漢病毒上的爭議而被中國警告將對台灣進行貿易制裁一樣。

會費、大量外來人口的移入，對本國勞工實質工資帶來成長停滯的壓力。這些都可為我們所借鑑。台灣的參與區域供應鏈，尤其是與中國密切的經貿互動，大大提升了本國資本的報酬利得，也獲得很多的陸客觀光收入。許多人看到區域貿易協定進展的如火如荼，輸人不輸陣，只恨自己無緣摻一腳而自怨自艾。然而我們想指出，不論是區域供應鏈乃至於貿易協定，也許都只是一種迷思。就如有些人在英國終於確定脫歐之後所喊出的「全球英倫」(Global Britain)⁸⁵一樣，我們也未嘗不能喊出「全球台灣」(Global Taiwan)的口號呢！⁸⁶

英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脫離歐盟，進入脫歐後的轉型期。歐盟其他各國對力主脫歐的英國獨立黨恨得牙癢癢的，他們認為英國這是對歐洲的背叛。英國主張脫歐者則指出，你不能因為英國先民最早是從歐洲大陸移入的，就非要英國人當歐洲人。兩次世界大戰當時，要不是英國的奮戰抵抗，歐洲很早就被(德國)統一了。今天時過境遷，不能再怪英國的不支持歐洲的統合。同樣的，在 1997-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時，各國都注意觀望台灣能否力挺渡過難關，台灣是整個東亞信心的指標。在 1990 年代之前，台灣可以說是全球佈局，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台商的足跡，台灣也以亞洲四小龍之首而自居。今天，你不能因台灣先民(不論是幾萬年前的原住民或三百年前的漢人)是來自中國大陸，就非主張你是中國人或是亞洲人，就非參與區域的經濟整合協定。相信我們應該最能體會大多數英國人現在的心情了，離開歐盟，看似前途茫茫，可是，又未嘗不是另一片天呢？

脫歐或不參與 RCEP 並不表示不參加區域整合，而是要調整參與整合的策略與方式。文中提到的實質工資之停滯不前，以及技術人力供需的不平衡，是我們參與區域整合時關鍵考量因素。要使人力需求上升，就要讓使用該人力所生產之產品的加值上升。也就是要檢討我們目前參與區域供應鏈的策略，了解供應鏈裡的特定產業技術，然後不論是透過與 RCEP 會員國協商貿易協定，或透過企業間的策略聯盟，確定本國產業發展的方向。如此，國內的專業教育或企業的在職訓練也才能有所適從，並加強師資，以培養年輕學子批判思考的能力。年輕人能夠確實掌握未來人生的方向，建立為社會真正所需的技能，也才有希望打破實質工資停滯的魔咒。

文中提及對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反思，美國研究學界已經開始這方面的嘗試，尤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學校所開設有關資本主義史的課程都受到學生的踴躍選修。⁸⁷亞洲研究學界在這方面是明顯落後了，不論是日韓研究，

⁸⁵ "Bagehot – Global Britain or Globaloney", *Economist*, March 15, 2018.

⁸⁶ 其實，先總統李登輝早在十五年前，就喊出台灣成為一「世界島」的口號了。見李登輝，〈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2005 年 3 月 3 日，李登輝基金會(<https://presidentlee.tw/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2020.11.11 擷取)。

⁸⁷ 見 Sven Becker et al., "Interchang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1(2)

或是中國、印度、東南亞研究，⁸⁸以至於台灣研究，⁸⁹都應該急起直追。只有當我們真正澄清了區域經濟整合在區域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我們才能了解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的真正意涵，也才能理出適當的參與對策。而不是像現在隨著企業家的呼籲，就跟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竄。企業的聲音不是不要聽，只不過他們追求的目標跟我們全民的目標不見得是一致的。企業也許會告訴我們他們需要的人才是甚麼，不過這是否為一國產業發展所真正需要的特定人力，還有待我們釐清了區域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就讓這做為本文最後的結語，也期望學界能朝此方向思考並努力。

(September 2014), pp. 503-36.

⁸⁸ 見 Liu,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⁸⁹ 見林欽明，〈台灣與「新」南向：一個經濟史的探討〉，發表於 2019 年台灣的東南亞研究年度會議(台北：淡江大學，2019 年 6 月)。

參考文獻

- Acharya, Amitav. 2017.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9(2), January, pp. 273-79.
- Ahmed, Azam and Elisabeth Malkin. 2017. "Mexicans Are the Nafta Winners? It's News to Th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 Arndt, Sven W. and Henryk Kierzkowski. 2001. "Introduction." In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eds.),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6.
- ASEAN. 2017. *ASEAN at 50: A Historical Milestone for FDI and MNEs in ASEAN*.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 ASEAN. 2020. "ASEAN seeks to boost intra-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SEAN Secretariat News, 10 January (<https://asean.org/asean-seeks-boost-intra-regional-trade-investment/>, 2020/3/15 擷取).
- Balassa, Bela. 1967.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European Common Market." *The Economic Journal*, 77(305), pp. 1-21.
- Baldwin, Richard. 2008. "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3(3), February, pp. 449-78.
- Baldwin, Robert E. 1971. "Determinants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U.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1), pp. 126-46.
- BBC News. n.d. "1967: De Gaulle says 'no' to Britain – again," *On This Day: 1950-2005*, BBC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november/27/newsid_4187000/4187714.stm, 2020/3/16 擷取).
- _____. n.d. "1973: Britain joins the EEC." *On This Day: 1950-2005*, BBC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january/1/newsid_2459000/2459167.stm, 2020/3/16 擷取).
- Becker, Sven, et al. 2014. "Interchang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1(2), September, pp. 503-36.
- Beef Central. 2020. "Australia's ambitious goals in EU and UK trade negotiations." Beef Central, February 5 (<https://www.beefcentral.com/trade/australias-ambitious-goals-in-eu-and-uk-trade-negotiations/>, 2020/3/19 擷取).
- Bende-Nabende, Anthony, et al. 200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DI, Output and the Spillover Variables: Co-integration and VAR Analyses for APEC, 1965-1999."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 10, pp. 165-72.
- Bernard, Andrew B., et al. 2010. "Intra-Firm Trade and Product Contractibility (Long Version)." NBER Working Paper 15881, April.
- Berry, Steven T. 1994. "Estimating Discrete Choice Models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5(2), Summer, pp. 242-62.
- Bhagwati, Jagdish N. 1995.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 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nne O. Krueger,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5), pp. 1-18.
- Bils, Mark. 2004. "Measuring the Growth from Better and Better Good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06.
- Butler, Eamonn. 2011. "British Brain Drain Strikes A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0.
- Bykova, Alexandra, and Roman Stöllinger 2017. "Tradability Index: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for the Tradability of Output." wiiw Statistical Report No. 6, January.
- Caballero-Anthony, M. 2014. "Understanding ASEAN's Centrality: Bases and Prospects in an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27(4), pp. 563-84.
- Campanella, Edoardo. 2019. "Lessons from history on the cost of a Brexit brain drain." *Financial News*, February 8.
- Chow, Peter C.Y. 2012. "Trade-Investment Nexus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Chapter 7 in Peter C.Y. Chow,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Copelovitch, Mark S. and Jon C. Pevehouse. 2010. "The Trilemma and Trade Policy: Exchange Rates, Financial Openness, and WTO Disput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illanova University, January); and at the 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 Curtice, John. 2018. "The Vote to Leave the EU: Litmus Test or Lightning Rod?"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34* (NatCen Social Research), pp. 1-24.
- Cypher, James M. 2011. "Mexico since NAFTA: Elite Delusions and the Reality of Decline." *New Labor Forum*, 20(3), Fall, pp. 61-69.
- Depalma, Anthony. 1995. "For Mexico, NAFTA's Promise of Jobs Is Still Just a Promi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 Dury, Hélène. 2011. "Black Wednesday." Finance Basics, IS MUNI (https://is.muni.cz/el/1456/podzim2011/MPF_AFIN/um/27608616/27608949/Black_Wednesday.pdf, 2020/3/18 擷取).
- Economist. 2018. "Bagehot – Global Britain or Globaloney." *Economist*, March 15.
- European Commission. n.d. "EU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2014-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budget/graphs/revenue_expenditure.html, 2020/3/17 擷取)
- Floyd, David. 2019. "NAFTA's Winners and Losers." Investopedia, November 27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economics/08/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asp#mexico>, 2020/3/30 擷取).

- Foster, Anthony. 2003.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Opposition to Europe 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since 1945*. London: Routledge.
- Fukunaga, Yoshifumi, and Ikumo Isono. 2013. "Taking ASEAN+1 FTAs towards the RCEP: A Mapping Study." ERIA Discussion Paper ERIA-DP-2013-02, January 2013.
- fullfactor.org. 2019. "The UK's EU membership fee." fullfact.org, 8 July (<https://fullfact.org/europe/our-eu-membership-fee-55-million/>, 2020/3/17 擷取)
- Gifford, Chris. 2014. *The Making of Eurosceptic Britain*.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 Grubel, Herbert G. 1975.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New York: Wiley.
- Guardian. 2012. "EU budget: How much does each country pay and where does it get spent?"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nov/22/eu-budget-spending-contributions-european-union>, 2020/3/17 擷取).
- Guardian. 2014. "10 key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The Guardian*, 26 May.
-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K. Schott. 2011.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1), pp. 417-74.
- Hays. 2014. "Skill shortage threat to Asia's growth." Hays (<https://www.hays.cn/en/press-releases/skills-shortage-threat-to-asia%E2%80%99s-growth-144111>, 2020/3/29 擷取).
- James, Harold. 2015. "How to Understand Policy Trilemmas." World Economic Forum 8 April.
- Johnson, Christopher. 1986.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The World Today*, 42(10), October, pp. 174-77.
- Kletzer, Lori G. 1996. "The Role of Sector-Specific Skills in Post Displacement Earning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35, October, pp. 473-90.
- Krugman, Paul.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 _____. 2000.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0(1), 51-71.
- _____. 2010.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pril 16.
- _____. 2020. *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Kuper, Sion. 2018. "The great Anglo-American brain drain."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1.
- Leontief, Wassily. 1953.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 The American

-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7(4), pp. 332-49.
- Libcom.com. 2006. "1990-1992: Brita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libcom.com, January 13 (<https://libcom.org/library/britain-european-exchange-rate-mechanism>, 2020/3/18 擷取).
- Liu, Andrew B. 2019.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The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South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 November, pp. 767-88.
- Liu, Bih-Jane, et al. n.d. "A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aiwan's Wage Stagnation." (<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enresearch/summary/CPPL10301en-summary.pdf>, 2020/3/25 擷取).
- Maha, Liviu, et al. 2010. "Intra-Firm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Rivista Economică*, No. 3 (50), Vol. 1/2010, pp. 311-16.
- Migration Watch UK. 2019. "What is the problem?" Migration Watch UK (updated 11 July 2019) (<https://www.migrationwatchuk.org/what-is-the-problem>, 2020/3/17 擷取).
- Miller, Vaughne. 2015. "The 1974-75 UK Negotiation of EEC Membership and Referendum." UK House of Commons Briefing Paper No. 7253, 13 July.
- Mortimore, Roger. 2016. "Polling history: 40 years of British views on 'in or out' of Europe." *The Conversation*, June 22.
- Obstfeld, Maurice, Jay C. Shambaugh and Alan M. Taylor. 2005. "The Trilemma in History: Tradeoffs among Exchange Rates, Monetary Policies, and Capital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3), August, pp. 423-38.
- Pant, Harsh V., and Mandini Sarma. 2019. "Modi Was Right. India Isn't Ready for Free Trad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9.
- Patnaik, Prahbat. 2020. "The Protracted Crisis of Capitalism." *IDEAs*, August 31 (<https://www.networkideas.org/news-analysis/2020/08/the-protracted-crisis-of-capitalism/>).
- Petchsiri, Apirat, Alfred Kellerman, Charit Tingsabadh and Pornsan Watananguhn, eds. 2001. *Strengthening ASEAN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EU's Rule of Law*.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s Interdisciplinary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MC Asser Institute of the Netherlands.
- Phelps, N.A. and J. Alde. 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eaford, UK: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October, pp. 1002-37.
- _____.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 Perspectives*, 8(1), Winter, pp. 3-22.
- Sugihara, Kaoru. 2007. "The Second Noel Butlin Lecture: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2), pp. 121-54.
- Tan, S.S. 2017. "Rethinking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of East Asi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2(3), pp. 721-40.
- Tarran, Brian. 2016. "The Economy: A Brexit vote winner?" *Significance*, 13(2), 8 April, pp. 6-7.
- Taylor, Graham. 2017. *Understanding Brexit: Why Britain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 Thatcher, Margaret. 1988.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The Bruges Speech"). 20 September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2020/3/16 擷取).
- Tradingeconomics.com. n.d. "Taiwan Competitiveness Rank, 2007-2019 data." tradingeconomics.com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aiwan/competitiveness-rank>, 2020/3/25 擷取).
- U.K. Parliament. n.d. "Into Europ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transformingsociety/tradeindustry/importexport/overview/europe/>, 2020/3/16 擷取).
- Viner, Jacob. 1950.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WEF. 2005.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4/2005*.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ieseinsight.com/casos/study_0035.pdf, 2017/6/17 擷取).
- _____. 2015.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4-15.pdf, 2017/6/17 擷取).
- _____. 2019.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 WTO. 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an explan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ftec_e/itainintro_e.htm, 2016 年 5 月 10 日擷取).
- 任耀廷、林欽明。2007。《日本服務貿易統計之研究：FATS 之統計分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1 月。
- 李光耀。2015。《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與新加坡雙語之路》。(台北：時報出版社。
- 李登輝，2005。〈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3 月 3 日，李登輝基金會 (<https://presidentlee.tw/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2020.11.11 擷取)。
- 林彩梅、賴琲淳。2018。〈企業內貿易效果與貿易總額之關係兼論關稅之干擾效

- 果—以台灣與大陸為實例研究〉。《多國企業管理評論》，12(2)，09/01，頁147-73。
- 林欽明。2011。〈都是 CAP 惹的禍？探討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協商自由貿易協定的困境〉。發表於歐盟對外經貿協定與談判策略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6 月 10-11 日)。
- _____。2016。〈從貿易政策看兩岸的經濟互動〉。研究論文。
- _____。2019。〈台灣與「新」南向：一個經濟史的探討〉。發表於 2019 年台灣的東南亞研究年度會議(台北：淡江大學，6 月)。
- 徐遵慈。民 108 年。〈台商投資布局新趨勢〉。《產業雜誌》(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5 月(<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805-590-2>, 2020 年 3 月 10 日擷取)
- 曾志超。2018。〈從供需面看台灣人才外流問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2 月 22 日。
- 黃登興、劉碧珍和楊子菡。2014。〈台灣實質薪資的停滯現象：全球趨勢與台灣特徵〉。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學術研討論文，IEAS Working Paper No. 14-A012, October。
- 詹滿容。民 108 年。〈RCEP 簽署後台灣面臨的經貿挑戰〉。發表於「RCEP 簽署後台灣如何克服經貿挑戰」座談會(誠泰文教基金會、現代財經濟金會，12 月 12 日)。
- 鄭乃云、李聯雄和李淑媛。2014。〈外勞引進政策對國人就業之衝擊評估研究〉。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報告 IOSH 102-A324，3 月。
- 簡立欣。2019。〈教改 25 周年 教改毀了台灣教育哪 10 件事〉。《旺報》，4 月 10 日。
- 顏慧欣。2020。〈RCEP 談判近況與展望評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epaper679 (2020/1/16)。